



事文類聚外集
卷之八十五

新宮城書藏

1.10
171/167
838



道採訪使考課官吏善績三年一奏永爲常式天寶末又兼
黜陟使乾元元年改曰觀察處置使宋開寶五年遣常參官
四人分詣諸路相度田土苗稼點檢採訪公事九年遣和峴
江南道採訪淳化二年諸路轉運司置提點刑獄景德中始
置諸路提點刑獄公事以朝臣充掌察所部疑留獄訟勸課
農桑而按其官吏之不法者慶曆三年詔諸路轉運使並兼
按察使每歲具官吏能否六年罷之熙寧中嘗遣使採訪紹
聖中詔三歲一遣郎中御史按察諸路監司元各道置提刑
按察使有副使簽書公事爲之貳又置經歷知事等員至元
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使

羣書要語

汝陳時臬事

書

用告爾祥刑

同上

奉茲星使採訪風

誦六帖

周適四方巡行風俗漢方八使觀採訪言

同上

勤宣帝

命敷求人瘼

同上

今雖遣大夫循行風俗銜命糾察以黜陟爲

名揚虎視之威厲秋鷹之爪

萃嚴表

詩願君五袴手報此米粟魂一見刺史天稍忘獄吏尊

東坡

送黃師彥赴兩浙憲

嚴能喜劇部持節按詳刑

山谷

召節自天

回使節郎星朝斗作台星

楊誠齋

使星移照天星去白鷺青原

遮不住

同上

憲臺師表光且耿濂溪畱下濂溪井

云

陽春有

脚來江城銀漢乘槎移使星嶺上梅花莫遲發先遣一枝迎玉

節

同上

方丈蓬萊第一人星軺玉節正青春

同上

却從吾州奪

吾侯一州奪與三十州梅花一笑迎漢節桂花八株吹嶺雪使

星歸去作台星超過郎星與月卿

同上

綉衣使者

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綉持斧以出討盜賊

漢書

朱衣前導

舊制兩省客出使得朱衣吏前導

唐職林

捕督盜賊

熙寧十年以丁執禮為河北西路提刑使上諭之曰卿職在刑獄盜賊最急宜用捕督盜賊

平反獄訟

高賦言國家置提刑司蓋欲平反獄訟使民不冤

詳見檢法門

洗冤澤民

濂溪先生周敦頤提點廣東刑獄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以洗冤澤民為己任

淵源錄

訊獄活囚

馬亮徙福建提刑獄亮至部覆訊冤獄全活者數千人

仁宗實錄

諭民作詩

何耕字道大除潼川提刑諭民作詩四十二篇語平易而教化寓焉郡邑家有其書強暴犯法父老必譙曰汝不誦何公詩乎

周益公集

往往知悔而民即無訟獄矣

諭盜原罪

元祐中祭挺起知南安軍擢江西提點刑獄時盜賊為江西福

事類彙編卷之八
建八州之患挺告諭所部私諭藏器甲與其首納原其罪所得
兵械以萬計於是盜賊始衰

東都事略

立榜伸冤

公先提點荆湖北路刑獄衡人思之繪公像建祠于城東青草
寺再使湖北先聲入境而奸吏望風解印綬者數十人按部所
至立大榜於前云久負抑冤州縣不理者立其下於是積年無
告之冤咸得伸雪

瀘溪先生王庭珪撰向子恣行狀

諭囚獲罪

鄭丙為廣西提點刑獄歸正沙世堅素武勇坐賊決配靜江公
時為憲部有劇賊未獲公諭世堅立功贖過世堅賊渠魁以獻

閱兵止奸

呂居簡擢提點京東刑獄徐州人有告孔直溫等挾妖法誘軍
士為變而運使不受理者居簡亟令改狀合巡尉捕其黨誅之
詔遷一官已而濮州復有叛者民相挺驚潰居簡馳往得其首
惡誅之因大閱兵饗士奸不得發詔又遷一官

神宗實錄

收舉贓罪

順帝選有盛名周舉杜喬朶巴張綱等分行天下刺史二千石
有贓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已下使輒收舉

布宣德澤

裴度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
度宣諭弘正知度為帝高選故郊迎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宣
天子德澤魏人歡服還拜中書舍人

往使建節

司馬相如建節往使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

所過畫圖

李詢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山川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奏之

使民歸本

李襲譽擢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揚州江吳大都會俗喜商賈不事農襲譽為引雷陂水築勾城塘溉田八百頃以盡地利民多歸本唐本傳

禁民淫祠

狄仁傑為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盡禁止止畱夏禹

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唐本傳

循行天下

漢元帝詔臨遣光祿大夫王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

注臨遣謂

臨面而約敕遣之又武帝遣博士循行天下舉獨行君子士有

特招使者之任也

巡視州縣

張廷珪請復十道使巡視州縣帝然納之因詔陸象先等分使十道

宣布聖德

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恤孤寡問民所勞苦二千石咸宣傳

覽觀風俗

王莽遣使者分行天下覽觀風俗

王莽傳

處決平恕

唐馬懷柔以十道使黜陟江西處決平恕

多振冤滯

劉詳道詔巡察關內道多振冤滯

發粟振貧

武帝時河內失火使黜往視之黜曰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

持節承制

王莽遣使持節承制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千輩

持節勞徠

唐貞元八年州縣大水權德輿建言宜選群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

勞問循慰

貞元八年奚陟遷中書舍人江南淮西皆大水詔陟勞問循慰所至人人便安

振贍流民

孔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

繩糾吏治

事文類聚夕集 卷之八 德壽堂
韋見素天寶五載爲江西山南黔中嶺南黜陟使繩糾吏治所
至震畏

分道賑贍

劉思立在高宗時爲名御史時河陽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諲
等分道賑贍思立言蠶務未畢而遣使撫巡所至不能無勞擾

巡邊請行

程异同平章事明年西北軍政不治議置巡邊使憲宗問孰可
者乃自請行

持節行郡國

漢昭帝始元元年遣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
疾苦寃失職者

持節詔郡

宣帝始初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而風德化

陸贄陳五術

陸贄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
以五術察風俗聽謠須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
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

子昂對三事

唐陳子昂對三事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民瘼
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
群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好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若擇仁可
恤孤明可振滯剛不避強禦智足以照奸者爲使故輶軒未動

而天下翹待今使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退不肖豈可得耶

古今文集

雜著

八使出巡賦

張友正

明明漢皇文物昭彰順帝以化俾人從康將欲敷聖政舉皇綱乃分國之八使而宣命於四方八使伊何朝中之善將假其權尤難其選稱直指而獨立歌皇華而分遣綉衣既盛於新儀四牡載光於古典當官而行受命無忝善微毫而必舉惡纖芥而必貶舉善兮必尋其清流之源貶惡兮必去其阿諛之諂或負官闕之厚援不顧城社之微託無具薰蕕不經繒繳肆豺狼之

毒懷梟境之惡徑持斧而前進歛下鞞而直博誓將去大旅而拔盤根安問狐狸之與鳥雀其有銳心公器戮力王室知賢才而能進察奸佞而能黜必將上聞於天子寧侯於終日道之不憊人亦焉庾操利劍而刺其固懸明鏡而燭其幽使乎使乎萬方觀德天下之治也賢者當其權天下之亂也不肖居其職求訛偽之訟採妖艷之色方直者于以退藏阿諛者由是登陟為謂之治也歟適足以亂其國我國家統紀有經超古作程企虞典之考績法漢家之分行舉八元而普天輯睦按十道而攬轡澄清太階既平君聖臣明豈待久於其道而後天下化成

古詩

送蔡定夫使廣東

楊廷秀

國朝以來妙人物近世獨數乾道年后皇乃武再開闢欲傾東
海洗乾坤九淵探珠巖採璞天地爲綱置羣賢玉堂金絃貯稷
契蓬山壁水俱崔班追還慶曆元祐初突過貞觀開元前麟臺
正字蔡夫子乃祖元是四諫官風流文采已碧梧忠義慷慨仍
青檀折檻舊痕故無恙后皇是日動龍顏嚴霜烈日照鸛鷺一
身似葉飄淮堧柴門僵臥三臘雪魚釜僅續一線煙后皇九重
念五嶺生愁雨露南方乾詔謂正字當居中肯爲朕行緩百蠻
梅花迎笑錦囊古南斗退避文星寒動搖山岳細事耳約束海
若收波瀾坐令百姓萬里外墮在二陝三輔間檳榔紅時乏泥
紫歸來徑着侍臣冠我家江西更西處白鷺洲對青原山公歸
肯訪老翁否酤酒滿眼未必然青芻白飯聊隨緣

律詩

送許覺之奉使東川

王介甫

三秋不見每惓惓握手山林復悵然後會敢期黃耆日相看且
度白雞年畏塗石棧王尊馭榮路金門祖逸鞭一代官儀新藻
拂得瞻宸宇想留連

送劉和父奉使江南

王介甫

劉郎今日擁旌麾傳到江南喜可知上冢還須擊羊豕下車應
不問狐狸無人敢勸公榮酒爲我聊尋逸少池亦見嶺頭花爛
熳更將春色寄相思

送洪使君

劉克莊

雖擁朱幡貴清臞兩鬢霜判花人競誦詩草士深藏農飽因蠲

賦州貧為林荒公歸無媿面應可見嚴光

和李侍御奉使

孟浩然

南紀西江闊皇華御史雄載流寧假楫掛席自生風寮案爭奪
鷓魚龍亦避騶坐聞白雲唱翻入棹歌中

送崔郎中往使西川行在

韋莊

拜書辭玉帳萬里劍關長新馬杏花色綠袍春草香一身朝玉
陛幾日過銅梁莫戀爐邊醉仙官待侍郎

送張天覺使河東

孔常甫

曾立玉墀聯近侍新持金節領諸侯屠龍伎倆終須用探虎功
名未肯休

酬裴司空

韓退之

術命山河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風霜滿面無人識何處如
今更有詩

奉使京西

李涉

盧龍已復兩河平烽火樓邊處處耕何事書生走羸馬原州城
下又添兵

奉使鄂渚

滄洲不復恋魚竿白髮那堪帶鐵冠客路向南何處是盧花千
里雪漫漫

送崔員外使回入京

陸暢

六宮星裏一星歸行到金鉤近紫微侍史別來經歲月今宵應
夢護香衣

奉和聖製送十道採訪使及期集使

張九齡

三年一上計萬國趨河洛首路迴竹符分鎮揚木鐸昭晰動天文殷勤在人瘼

送期集使

王維

玉乘迎天客金節送諸侯祖席傾三省塞帷向九州

送顧子敏使河朔

韓退之

金虜勒燕然廊廟登劍履翻然西河朔坐念東都水

奉使常山呈副使

同前

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翻翻走驛馬春盡是歸期

送王季德提刑

楊廷秀

寶儲依舊接英游蕩節何曾遠藻旒卿月使星銀漢曉綉衣綠服太湖秋

轉運使

歷代沿革

先天二年李傑始為水陸發運使運使之名起此

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以侍中充江南淮南轉運使而崔希逸蕭冕為副副使始此天寶以韋堅充勾當轉運使第五琦充諸色轉運使劉晏充諸道轉運使其後韓滉杜棕杜讓能崔昭緯皆以宰相充使而諸道分置巡院皆統於此五代罷巡院始置轉運使宋藝祖開基懲五季之亂藩臣擅有財賦不歸王府自乾德以後僭偽略平始置諸道轉運使以摠利

權開寶六年廣南平除徐澤為判官蓋轉運判官始此其轉運使之名國初但曰勾當某路水陸計度轉運事官高者則曰某路計度轉運使太平興國初皆曰使兩省以上則為都轉運使又置副使與諸路判官又置同勾當轉運事俄罷諸路副使真宗每用兵或令都部署兼轉運使王師征討則有隨軍轉運使事畢即停至道中詔曰天下物宜民間利病惟轉運使得以周知令更互赴關庭見詢問焉慶曆中皆帶按察之任六年罷之先是判官與轉運爭權而罷至嘉祐中復置熙寧二年詔轉運使用本資序人即充資序下一等為權二等為權發遣中興以來逐路都轉運使除授不常唯使副判官常置舊制轉運使除授皆命詞給誥渡江已後例給敕

命後稍復舊轉運使副命詞運判則否六年諸路運判亦命詞給告光宗紹熙以來使副運判不雙除元置都轉運鹽使正三品又有同知副使又置諸轉運使從三品有同知副使又置漕運使從六品有副使知事等員

群書要語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無二年之積行五百里則眾有憂色官任法篇轉輸正稅白六帖漕運

貢賦 漕引土貢充羨天府 國用軍儲 况當富庶之朝宜

崇漕運之任 領漕輓之務必在公勤並同上漢追糧道委於

丞相蕭何事晉開較運任在尚書杜元凱事金六帖陝路漕引

悉歸中都唐大詔令督餉朔都曲阜行河北運副制勾校奸贓

未減賦取公財不耗疲人樂生杜牧裴論制縮牢籠漕輓之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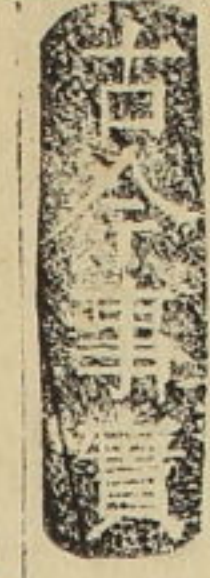
同上 爾文學議論見推時輩久在近服宜知朕旨將輸之任餒
以汝行爾其布宣朕不遐棄 張于湖除夔路運判 出總舟車之

餽 曲阜行峽西運使制 往總一方刺篤之任 行河北轉運制 遠

採漢典設制舉之官近參唐制考將漕之最 湖文恭行趙良規

制賦輿衍增分輸錯出 同上 分部而名雖以將漕其實在於總

庶務之予奪察羣吏之能否 南豐除蔡焯制



饋餉不絕

漢楚相拒滎陽蕭何守關中計戶轉漕給食不乏高祖曰鎮國
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漢書

轉輸不絕

漢光武拜寇恂河內太守謂曰河內全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
祖留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光武於
是北征恂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時軍食乏恂以輦車驪馬
轉輸前後不絕 後寇恂傳

漕給中都

高帝時漕山東之粟以給中都之官不過數十萬石孝武通西
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糧率十餘鍾致一石 取官分

漕給京師

昭帝五鳳中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中穀四百萬斛以給京
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
可以省關中漕卒過半 前食貨志

開渠通漕

元宗擢韋堅為陝郡太守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關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堅乃占咸陽壅涇為堰絕灞漕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涇合初漕水之左有望春樓堅于下濬為潭以通漕帝為升樓詔群臣臨觀詔曰關輔之間尤資殷贍北來轉輸未免艱辛故置此潭以通漕運萬代之利一朝而成

唐韋堅傳

置倉省運

唐裴耀卿同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繇盟津泝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說耀卿請進所省脚錢以明功利耀卿曰此蓋公家盈縮之利爾不可以求寵乃奏充所司和糴等錢明年遷侍中

置吏督察

唐韋堅善探候王意見宇文融等以力剝財物爭行進奉而置恩顧堅乃以轉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裨國之倉廩負米先趣

劉晏與元載書曰見一水不通恩荷鍾而先往見一粒不運使負米而先趣黑心苦形期報明主晏以轉運為任如是

通貨盈虛

唐王播字明敷充諸道轉運使程昇為副昇尤通萬貨盈虛

案牘剖析

王播充諸道轉運使雖案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詆欺無不彰

敗

必究利病

劉晏以轉運為已任凡所經歷必究利病運米數千萬石以濟關中分紀

并察治否

潘孟陽加鹽鐵轉運副使并察諸侯治否孟陽氣豪倨所至會賓客留連倡樂唐書

飛芻輓粟

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陞琅瑯至負海之郡轉輸河北率三十鐘而致一石前漢書

木牛流馬

諸葛亮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

糧儲粗備

范忠宣公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輓必精意邊事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公對曰城郭粗安甲兵粗修糧儲粗備言行錄

賦歛寬平

王待制質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寬平治以常法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言行錄

較入歲增

李異杜佑表為鹽鐵轉運副使俄代佑使任自劉晏後職廢不振賦入股耗異泣職一年較所入如晏最多年又過之又明

年增百八十萬緡

按行利病

劉晏時大兵後斛米千錢禁膳不兼時旬裝援穗以輸晏乃自
按行浮淮泗達于汴入于河右循底柱碣石觀三門遺迹至河
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廝河為通濟渠視李傑新隄盡得其
利病

許其心計

范旻為淮南使太祖遣曰卿貧凡所須金借用官錢悉以便宜
從事不必一一申覆也每歲運米百餘萬石以給京師時論許
其有心計

勿以秋毫

楊誠齋萬里謚文節漕運江東凡行部常禮一切不納至於折
俎交饋秋毫勿以自人悉歸之官為錢一千六百萬同上

奏減丁稅

蔡襄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塘以溉民田人利之為生祠于塘
側又奏乞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神宗實錄

代輸郡稅

程大昌字泰之徙江西路運副公曰可以興利除害行吾志矣
歲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四郡五等夏稅折帛過飢民為盜之
原言行錄

虛廩振飢

前漢山東水災民飢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賑猶不足使者

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

發粟濟飢

李士衡為河北都轉運使既至調發得策粟列郡有數年之積其餘以濟飢民賤官分紀

更用驢輦

永平中理滹沱石舊河從都慮至羊肥倉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加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鄭訓知大功難立上言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千人後鄧訓傳

始募客舟

薛向為江浙等路發運使領均輸之職運舟兵士交相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舟以滅迹向始募客舟以官舟運費募寡而物良舊弊悉去東都事略

輸六路

權邦彥為淮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轉輸六路董踰懈檢欺隱覈逋亡責稽滯水程陸輟餘五千里財用湊足於行在所億萬計有詔嘉歎楊誠齋集

通漕河

魯宗道遷江淮發運使通直楊漕河廢三堰舟楫便之歲入以八百萬而倉京師東都事略

鑿泗州渠

蔣之奇字穎叔擢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元豐六年始建鑿

泗州股渠以避長淮之險自是無覆溺者哲宗朝再為發運使

東都事略 疏支家河

吳處厚紹聖初知蘇州居數月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漢歲漕六百二十萬石至京師又修復泰州捍海堰成復通戶三千六百民為立生祠

同上 王鼎發八難

慶曆中王鼎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內侍王永德奏請汭汙置鋪挽漕舟歲可省費六萬鼎議以為不可三司判官一員將永德就鼎議發八難永德不復爭鼎因言陛下幸用臣不宜過聽小人有所變更以誤國計於是永德言始不用居二年遂為使

耀卿立中制

仁宗時都官員外郎吳耀卿景德中江淮漕米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其後益至六百萬石故江淮之間穀價常貴而民貧請約減平景德中歲漕之數立為中制上乃詔發運司歲減漕米五十萬石

國史 以備賑糴

大中祥符三年江淮發運使李甫言今年運米六百七十九萬石諸路留三年以備賑糴

職官分紀 但借民力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王無他語但云

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言行錄

增米八十萬

張綸天禧中發運副使居二歲增米八十萬疏五渠道太湖入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高郵北漕以備非常仁宗調執政曰發運總六路之廣財貨調用幣帛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之擢元章閣待制在職十有三年

同上

歲漕餘百萬

許元擢江淮荆大制置發運判官既又為使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不數月京師足食乃考故事明信令發歛轉徙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之足歲漕六百萬

東都事略

編財賦科約

李文簡公燾字仁甫

號異齋先生

除潼川路轉運判官州縣多

橫歛公選官置局括一道財賦列其名色使有無相補酌三年中數而為帳編示官吏名為科約至今不廢

言行錄

置財賦都簿

文簡公副運江西置一路財賦都簿未幾召還乞令本路毋廢此書上曰卿不為高論務在便民甚善

供調百萬億

李士衡河北漕真宗幸澶州東封西祀供調百萬億士衡有力

減治數十萬

陳文惠公堯佐為河東轉運使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治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

言行錄

開營田贍邊

歐陽修出使河東開營田以贍邊儲至今賴之初執政委修以河北之漕亦幸其不職而汙嫚其才修至頗稱其職

興水利溉田

蔣之奇遷淮東路轉運副使歲飢募民興水利以食流冗溉田九千餘頃如楊之天長三十六陂與宿之臨渙橫斜三溝此其大者也

東都事略

致堯劾魏庠

曾致堯為兩浙轉運諫譏大夫魏庠知蘇州介舊恩以進致堯劾其罪大宗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

富弼薦王紘

富弼薦王紘為江東轉運紘常言不法之人如使肆貪於一郡一邑害良民于萬家不若去之不止利一家

吏不得為奸

慶曆中王鼎遷尚書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科率稅賦事皆躬清吏不得為奸

家莫敢為非

王素為淮南都運所布耳目甚廣人人若素坐視其家莫敢為非

官吏爲三等

景祐元年令諸路轉運使副察所部官吏能否辨爲二等公勤廉幹文武可取利益於國惠及於民者爲上幹事而無治聲者爲次畏懦而貪慢公不治職狀未露濫聲頗彰者爲下並立狀以聞

邊粟支二年

蔣之奇爲陝西轉運副使經賦所入以給用度公私用足比其去庫緡八十餘萬邊粟皆支二年

東都事略

一切繩以法

孫甫爲兩浙轉運使范文正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不得不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之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

言行錄

未嘗按一吏

陳文惠公堯佐六爲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於過失多保佑之未嘗按黜一吏

最爲識大體

張士遜出爲江西轉運使辭王文正公於政事堂公從容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起謝後迭更是職思公之言未嘗求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使識大體

同上

可爲諸路法

鮮于侁字子俊閬中人范景仁舉所知除利漕兼提舉常平上

日鮮于侁定利路役法可為諸路法又上書陳時政關失曰可為憂患者二可為長大息者二移京都轉運使

頗牧在禁中

李迪真宗問陝西兵數對曰臣為轉運使時以方寸小冊記兵及糧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真宗令擇取之因給紙令上數以進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矣

賜緋衣

侯陟除淮南轉運使賜緋衣袋帶

袋帶以錄人才也

賜羊酒

王隨直史館出為京西轉運使時隨父母在洛中京西乃其所部也真宗賜詩寵其行復以羊酒賜使過家時人榮之

東都事略

古今文錄

雜著

淮南轉運使謝上表

蘇頌

積蓄耳泉久玷三臺之末觀風淮甸驟陞數使之榮朝寄匪輕地望兼重愧非才選靡定厥官姑謹詔期趣行所部寵靈所被畏惕非常竊以州郡備官所以分釐於民務朝廷遣使所以布宣乎王恩付一道之事權用六條而舉察賦輿出內俾以均輸吏治否臧責之薦黜自匪縣更於事任詎能振肅於治綱若臣者才不足以適時慮不足以經遠偶緣資級之例得從選用之階始自書坊出分使竹俄從褻服入佐計籌粗收歲月之勞茂著毫分之效豈謂伏遇皇帝陛下察庶工之任使矜人職之良

勤拔於省僚授以利柄矧惟青海之郡寔溢東南之衝昔號與
區今逢樂歲五稼盈疇而遂茂四人勤力以厚生料乎漕運之
程無煩起辦之急惟當敷宣惠澤通究物情編齊之利病可更
立求其本刑政之重輕或失當適其中止期嘉靖少稱論擇若
乃事體貌以爲風采盡銖兩以歛民財顧在懦愚誠多關略重
念上慈天覆聖治日新官無內外之殊事悉憂勤之繫昨臣受
任之始獲面於清光陛下臨遣之言曲加於勉諭自省最爲於
踈遠何圖亦記於淵衷豈非以委任之優故特示拊循之厚雖
乾坤平施非報謝之可言而犬馬微生第勤勞而思奮倘驅馳
之有用期終始以無渝

江東漕謝到任表

真德秀

兩螭夾侍久點近班四牡載馳叨分劇部假中秘隆儒之寵爲
外臺將指之光望過所期感深以惕臣某中謝伏念某材非適
用幸有逢辰屬漢廷更化之初首唐室登瀛之選金鑿夜直承
密命者六朞玉陛晨趨對清光於再稔凡吮墨濡毫之任皆振
纓峩弁其間吏責旣稀所願優繇於邇列主恩未報寧忘眷戀
於本朝其如親闈喜懼之年當謹人子清溫之職輒援公輔辭
翰林之請庶幾潘岳奉版輿之權分太守之符日湏成命出少
府之節遽冒殊恩懷章而過里門閱宿而臨封部敬卜中和之
節重宣寬大之書輶傳初馳旄倪爭覩調朝廷所以輟柱下之
史蓋聖主所以惠江左之民因博采於風謠頗究知其疾苦以
垂聲之家而困追需之目以屢豐之歲而多流徙之人官無足

證之簿書里有難平之徭役文移星火不勝胥吏之誅求牒訴
丘山半爲賦租之煩重與言及此勿抹可虐輒殫朝夕之咨訊
兼體公私之緩急賦難遽省盡漸損賦外之征民未易蘇當先
去民間之蠹竊自量其絀薄恐終負於選掄茲蓋恭遇皇帝陛
下洪造曲成大明博照念臣志存將毋俾獲便於旨其知臣學
本受人欲稍觀其政事肆加遽職仍畀重權臣敢不以阜俗爲
阜財之方以悅民爲悅親之本灌輸所仰媿初無鞭筭之能樽
節是先唯敬佩玉音之訓

廣東除運判謝到任表

劉克莊

庾氏命官法宜久任漕臣乏使恩許驟遷外竊光華內叢憂懼

中謝臣

恭惟列聖尤重遠臣在裕陵時命端順之前輩及淳熙

世用光朝之老儒非取其趣辨之能蓋責以將明之事如臣迂
拙荷上使令憤士風之垢汗慨國計之殫之雖有范滂之志終
非所長豈無韃混之心不贍於力君命幾於辱矣臣罪猶自知
之曾謂選掄就令飛輓塞下之餉方急湟中之糴復興每於吏
民相告語之間具言朝廷不得已之意然而東南之勢久矣垂
張中上之家今皆餅罄片味若可羨而爲獻葵根恐因刈而愈
傷况詔書之丁寧極聖意之惜怛若爲展究稍釋顧憂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德照百官明見萬里金收多士莫非建功立事之
才不弃諸生有取固本深根之說乃如孤外亦在選中臣敢不
益秉公清少蘇凋瘵馳驅原隰務畢達於下情臨履淵冰庶不
隳於晚節

請置廉察罷轉運議

黃亢

惟王建國稽古治人既設其官必立其長歷觀方冊可得而知其在唐虞則十有二牧在三代則有連率焉有方正牧焉在兩漢則或稱刺史或稱州牧其實一也在皇唐則其大府有節度其次有觀察皆所以綱舉百職柄持衆政作天子之藩宣也是故民之所仰望吏之所畏服朝之所毗倚其官必重其人必賢也今則不然外官小大自足及額悉統之轉運轉運非古也起唐中葉所以督錢穀而已矣今夫用錢穀之職摠守宰之官守宰主宣教化者也教化義也錢穀利也利與義不能兩全是以下憂歲之不登而民之不粒上恐財之不豐而貢之不多是上下相戾也矧其充使者不過郎官御史其官既輕其人未必賢是民所仰望者卑也吏所畏服者弛也朝之毗倚者輕也使政不平刑不清和氣未充祥鳥未來得非由此歟有芻蕘之民竊議於下曰錢穀之職宜委之郡守郡守縣宰宜統之廉察則廉察宜置轉運宜罷也所以復古官也不使吾民謂天子重利而薄義也不知朝廷三事大夫爲是邪爲非邪

古詩

送劉士彥赴福建漕

黃山谷

西風持漢節騎從嚴弓刀維閩七聚落惇孤困吏饗土版禾黍惡水煩鮮介勞南驅將仁氣百城共一陶察人極涇渭問俗及豚羔

謝鮮于君

蘇子瞻

我懷元祐初珪璋滿青班維時南瘞老奉使獨未還迂叟向我
言青齊歲方艱斯人乃福星遣出虛危間

送程之元江西運判

張文潛

歸去明光見天子還指一節大江西南年來屢下寬大詔赤子未
免寒與飢恩如受病政如藥知病與藥何由治此行委寄意不
淺列城數十受指麾

上漕使

唐子西

持節三千里提封一十州天文占使入地上覺錢流吏有言前
信農無賦外求事投餘日畢政舉大綱休利源乾後溢民瘼猶
還瘳印給中臺筆行馳外部籌

律詩

送程公闢轉運江西

王介甫

江西一節鑄黃金最慰童濱父老心直孺重來直強予次公今
不異重臨餘風尚有歡謔在陳迹非無勝事尋豫想新詩能寄
我十年華省故情深

送韓希道

亞卿

移漕江東

周必大

饋餉隨蕭不作難秦淮今視漢秦關天開虎踞龍盤處地近雞
翹豹尾間洗印先經三峽寺觀風徧踏九華山盡收奇秀歸詩
豪却起賡歌供奉班

送芮國器察院漕廣東

周必大

星聚曾尊德箕張各避風別離雙鬢異邂逅一尊同五嶺皇華
使扁舟魚釣翁江分鴻不到書札若爲通

送王詹叔利州路運判

王介甫

王孫舊讀五車書，手把山陽太守符。未駕朱轡辭輦轂，却分金節佐均輸。人才自古常難得，時論如君豈久孤。去去便看歸奏計，莫嗟行路有崎嶇。

送周元吉顯謨左司將漕湖北

楊廷秀

君詩日日說歸休，忽解西風一葉舟。黃鶴樓前作重九，水晶宮裏過中秋。職親六閣仍金馬，喜入千屯看木牛。繡斧光華誰不羨，一賢去國欠人留。

又見周郎攜小喬，武昌赤壁醉嬌饒。蜀江雪水來三峽，吳苑風煙訪六朝。秋月春花出肝肺，新詞麗曲入笙簫。歸來却待金不殿，好看霜毛映珥貂。

彼此江湖漫浪翁，相逢遽宿省西東。兩窮握手論詩後，一笑投膠入漆中。臨水登山公別我，青鞋布襪我從公。貂裘已博江西艇，只待黃花半席風。

送沈虞卿秘監修撰將漕江東

楊廷秀

蓬萊仙伯沈東陽，領袖諸儒太極旁。東壁二星雲漢近，西崑群玉簡編香。雞翹豹尾無多子，錦纜牙樁有底忙。惟建江山入詩集，却歸天上侍虛皇。

送韓子雲檢正將漕江東

楊廷秀

宰士仍名士，詩人更德人。還家桐樹古，攬轡繡衣新。不以髯邊雪而忘句，裏春登庸衣鉢在。得戀大江濱。

送沈虞卿秘監將漕江東二首

洪邁

事類彙編卷之八
天上圖書群玉府仙晨日月道家山行行合在煙霄地去去猶
參論謨班使者繡衣看更好從官華橐未應慳寨惟了却江東
事不到終更便賜環

無復同趨尺五天湖山佳處想聯翩看君揮手謝送者使我銷
魂惟黯黯閉雨不成張祖席停雲空自寄詩篇過家莫作多時
任聞道東人正可憐

送陳魯叟使君赴廣西漕

劉克莊

闔郡留無計匆匆奪父師使君三月政遺老百年思遠宦生華
髮輕裝載舊碑海山應有恨未得謝公詩

送林子方吏部將漕江東

樓鑰

光堯三紀煥文章寶閣岩峩謹秘藏寓直到君才第四皇華禮

樂遠增光

望郎三度到長安垂上青雲作好官暫向江東一澄按却歸徑
着侍臣冠

自說嵇康七不堪上教持節向江南江南父老應相賀見說清
名似晦庵

寄江東真漕德秀

劉漫塘

金陵千古帝王都肉食何人解遠圖只有愛民真學士不慙通
務漢三儒

餞雷都運

楊廷秀

朱幡玉節偏南紀錦帳綵衾擁望郎使星下臨翼軫旁西山南
浦回風光

贈漕運夏寺丞

魏野

威權自與轉輸同僕從衙庭事事雄
卜郡山河關職掌一門忠孝是家風

送傅安道將漕七閩

楊廷秀

一代風騷將百年忠義家
出關稱使者踏雪看梅花

獻張禮部

王禹偁

二十登庸冠列仙當時便合掌
王言因為甘露蘇黔首未放祥雲入禁垣

送周元老將漕湖北

職親六閣仍金馬喜入千屯看木牛
繡斧光華誰不羨一賢去國欠人留

送杜侍御陝西轉運

陳后山

餽糧千里百無策木牛流馬功不休
關中正須蕭丞相省內早要富民侯

勸農使

歷代公董唐有覆田勸農使宋至道二年以太常博士陳靖為勸農使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尋罷景德三年詔諸道轉運使副使開封府知府及諸道知州刺史少卿監以上並兼勸農使其餘知州知軍通判等並兼勸農事天禧四年改諸路提點刑獄為勸農使副兼提點刑獄公事各賜農田勅一部天聖四年令逐路轉運司自今

勸農一司更不置司行遣取索文字元置勸農使司有勸農使副使各一人又有各道巡行勸農使凡掌勸天下力田之事

古今事實

請付諸路

天禧四年利州路轉運使李昉請雕印四時纂要齊民要術付諸路勸農司

請行天下

唐宇文融開元中爲覆田勸農使乃奏慕容琦等二十九人爲勸農判官按州縣括正丘畝招徠戶口而分業之又兼租地安輯戶口使於是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羨錢數百萬緡帝悅拜爲御史中丞然吏下希望融旨不能無擾初議者以生事沮詰百端而帝意向之宰相源乾曜等佐其舉公卿雷同不敢異惟楊瑒以爲籍外取稅百姓困敝坐左遷融乃自請馳行天下事無巨細先上勸農使融與楊慎矜父子以勾剝財物爭行進奉而致恩堅固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八 終

宗閣於成都置司後改名都大提舉茶馬事九年府界畿內亦專置提舉常平倉一員不令司農丞兼領提舉常平司操常平歛散之法申嚴免役之政令治荒脩廢賑民艱阨則隸提舉司歲察所部廉能而保任之若疲軟或犯法則隨其職事劾奏

提舉常平司掌常平義倉免役市易坊場河渡水利之法因民之有無歲之豐凶而歛散賑濟之凡役錢視其產之厚薄人吏廩祿視其執役重輕凡市易掌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乘其貿易以平物價皆舉行其政令以裕民力而阜邦財掌按察官吏之事

元祐初罷紹聖九年復置政

和改元詔江淮荆浙六路共置茶鹽提舉一員宣和三年詔

河北京東路推行新法鈔鹽司添置提舉官一員此提舉茶

鹽之所始也

茶鹽事舊錄發運司元豐間或以轉運常平官

兼提舉或以提刑兼領知通提轄政和以後始專政官吏既

而諸路皆置建炎元年詔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二年八月復諸常平官三年復置四年詔逐路提刑司茶鹽司並依舊分東西路紹興二年詔荆湖北路復置提舉茶鹽司四年詔廣西茶鹽司官吏並罷其職事委漕臣五年詔諸路提舉常平併入茶鹽司乃以提舉常平茶鹽等公事為名九年置經制司改常平為經制某路幹辦常平等公事未幾經制司罷復為常平官久之復置提舉東南以茶鹽司兼領四川以提刑司兼領紹興十五年戶侍王鐵言常平法望復置提舉官乃命諸路茶鹽官改充提舉常平茶鹽惟四川廣西以憲

德壽堂梓

臣准西京西以漕臣兼領仍別置官吏 **元**有都提舉漕運

使提舉河渡司諸路交鈔都提舉諸路雜造提舉諸鹽司提

舉諸茶司提舉諸管匠提舉諸路弓匠箭匠弦匠提舉四川

中興交鈔提舉司使諸路宣課提舉各處鐵冶提舉提舉諸

河路渠水利官提舉廣惠司外路平淮行用庫提舉隨用各

置都提舉同提舉副提舉等員

羣書要語 庾臺庾政 並慶元制 朕以常平蠲役之政加惠黎元

初察除方略制

昔在神考取成三代制為常平蠲役之政以利

天下 初察除黃琮制

淮東煮鹽之利供國用什一命汝以使者

節臨之

張于湖除韓彥直淮東提舉制

掌摘山煮海之利以佐

國用皆有鈔法視其歲額之登損以詔賞罰且給之不如明蠲

之不如式與州縣之不加恤者皆劾以聞 必能為五品講摘山

之制 龍溪除起宗制

詩 梅花迎笑錦囊古南斗退避 又星寒動搖山嶽細事耳約

東海若收波瀾

楊誠齋送蔡定夫提舉使廣東

古今事考

入境按吏

潘時字德鄰遷江東提舉入境發賊吏一人故相有為請者不

聽竟按逐之列城震聳行部所過延見父老使縣別為輩以次

召問所疾苦及吏治得失戒州縣毋得除舍館飾供帳鈐鍵吏

卒所過肅然父老歎息以為未始有也

文公集

委權劾吏

事文類聚外集 卷之九 三 德壽堂梓

熙寧十年李稷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熙河市易事手詔曰川
茶一司創置雖久未能就緒儻非得材智之人益以事權無所
成李稷風力固已可仗然權勢輕小可依李杞例兼三司判官
仍委權不限負舉劾官吏

發倉佐軍

鄭尚書丙提舉湖南李金陷郴州尹寬起寧遠縣以應之衡迹
賊巢提刑託行部以避其鋒常平亦置司在衡公兼程疾趨督
州將治城訓兵復常寧縣民恃以安公乞部軍濟師糧餉不足
發倉佐之賊平協助為多

言行錄

拯救活民

公提舉浙東時浙東飢民滿野先生條具利害奏請拯救活飢
民無慮數十萬在任按劾賊吏舉行荒政一路肅然

朱文公行狀

為百萬課

李稷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初蜀茶額錢三十萬至稷加為五
十萬及睦師閔代稷為百萬

易萬匹馬

元符末程之邵召對徽宗詢以馬政之邵言戎俗食肉飲酪故
貴茶而病於難得頭禁沿邊鬻茶以蜀產易上乘詔可未幾易
馬萬匹

四朝志

增額十一引

自趙開行鈔法每茶百斤為一大引令商人輸引錢市利八百
文至紹興十三年增為十一引時物價騰踴茶商取息頗厚明

年主管官賈思誠又增為十一引三百文於是諸場類皆溢額而賈馬之數復不加多人但知茶馬司之富甲於天下其實所收引錢視建炎倍增後雖破敗不可復減矣

中興係年錄

茶息百餘萬

黃廉嘗按察使陝謂茶政隨事制宜便於公者不苟去以為名害於民者不苟存以為利是歲遂代前官領茶馬事在職歲餘士大夫乃頗見信初陸師閔特歲計茶息以一百二十萬緡培克歛怨無所不至及廉將軍盡除公私之病比數年亦得百二十萬也

長編

原法就功

李稷言一年通計課利錢七十六萬緡上批蜀茶變法稷能推

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遷擢以勸在官

遣使相視

司馬光元祐初相罷諸路塩鐵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

役書可法

鮮于侁字子駿熙寧初范鎮舉所知除利漕兼提舉常平上曰鮮于侁定利路役書可為諸路法

風力世濟

王鍈字承可風力世濟臨事精密建炎復被除擢為湖南提舉茶塩移淮東

上聖德詩

事文類聚外集

卷之九

五

德壽堂

張商英提舉京西南路常平等事公以說獻曰真壽者不死真樂者不憂真治者不亂其說以長久冲澹為王上異其言召還上元豐聖德詩一百二十韻上曰卿不廢學如此耶除館職張丞相商英家傳

奏常平數

公遷湖南提舉常平赴闕奏事上曰卿到任後有民間利害奏之無隱胡北郡常平多所侵用文書類載虛數而已公悉為覈實且奏乞自今諸郡主管官秩滿並以實數付之新至者朝廷可其說自是遇有水旱皆可贍給黃通撰謝殿撰師稷行狀

提舉銀場

胡則字千正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亡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命止藉為羨餘仁宗實錄

提舉市舶

紹興二十一年李莊除福建提舉上曰提舉市舶司委寄非輕若用非其人則措置失當海商不至矣莊可發來直議然後之任中興會要

古今文集

雜著

浙東提舉到任謝表

朱元晦

擢於偏壘付以外臺便道造朝單車詣部延見父老問其疾苦之因宣布詔書諭以丁寧之意榮逾望表懼溢情涯中謝伏念

臣生長田間棲遲林壑居然朴拙見謂迂踈潜心切慕於師承
行已敢干於義命會逢聖旦參預時流驟自草萊起分符竹乾
坤大德施且不貲螻蟻私情報於何所有屬歎歲民無艱食謂愚
臣職有微勞寵之冊府之華界以近畿之節雖駑馬之十駕後
者鞭之然鼯鼠之五窮技止此耳毋乃累公朝之選重以為多
士之羞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闢舜四門馭周八柄欲尺寸之
長金用致辱微之品亦收比奉對揚親叨臨遣大明委照不棄
負薪之言零露疏恩更下賜緡之令顧憂所在稱塞為難臣惟
當恪意講求因時施舍不能則止戒小已之便文當官而行慕
古人之報國庶殫毫末上答丘山

廣東提舉謝到任表

楊廷秀

予延陵季子之墟愧無治行使南粵尉佗之境復拜恩言戴仁
如天反已維谷中謝伏念臣學非世用才不人先幼而讀書亦
竊探壁中之科斗長而試吏顧安知柱後之惠文三年朝班再
歲輔郡進亦思磨礪於名誼退則欲布宣於詔條訖無涓埃小
補河嶽九天曉日念孤臣將遠於長安四葉秋風忽寵命載驅
於原隰至于南海保彼東方惟所部十有四州去脩門幾四于
里物象地大壤沃泉甘臣始入疆告厥父老上不忘遠翕然懽
呼海若祝融彈壓波瀾之險朔雲邊雪駘除江嶺之芬暨于幽
遐罔弗嘉靖臣以使事官于海邦渙乎榮光展也徼福茲益伏
遇 皇帝陛下丕隆駿命怙冒含生日月宣精照朔南而不隔
乾坤有造均雨露以無偏魯是薄材俾將隆指臣敢不輯寧凋

事才類身必集先之
察拔去姦貪出納有司但欲委積名司之滋殖澄清當路庶幾使豺狼狐狸之一空

代淮東顧提舉謝表

汪藻

臨遣江壖方冒責成之寵改除淮甸更叨從欲之仁卽至封郵具宣德意蓋始望未常及此雖自謀何以過於伏念臣繇力薄材寒鄉悴族早襲搢紳之後浸膺鞭策之榮往涖閩區無補摘山之政頃歸魏闕遽分原隰之華入承當宁之清閭申喻理財之曲折及瓜尚遠索米爲憂蒙造物之寬恩與臨流之近地謂一方稍病失春耕秋歛之常欲比屋皆蘇宜朝令夕行之速具布哀矜之指以寬流冗之民豈臣蠢愚堪此優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才垂衡聽以並觀遇寸長而必錄有如房瓊亦玷使令臣敢不仰承虞訓之丁寧不誤淵衷之紹述每懷靡及寧辭四牡之驅馳迄用有成願上三年之計最

代福建提舉茶事謝上表

後兼常平洪邁

摠浪舶於三吳訖微善狀按雲腹於百越復冒除書揆日問塗挾辰詣部中謝切以漢規先具開邊余以均輸唐務富藏藉開征而贍本雖有便民之志頗乖實廩之宜紛更旋奪於廷臣捐瘠或隨於軍用迨中世徙場而權茗致諸蕃場地以名錢大抵虛文蔑聞見效偉聖明之立制張職守以建官吏偶失於三思事寢成於一切維時改作盡復舊章自非通敏之流曷副班宣之責如臣者猥蒙世賞辱在周行無材能閱閱之勞固宜尺退習功利分銖之事豈有寸長曾是使華荐沾恩紀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體天刑律措國清寧摠六服以收賢明德遠矣訪萬
幾而詢政使人器之遂令朝著之微亦玷輔軒之寄臣敢不哀
多益寡散滯取贏一身而二任之加勉祇承於上意三登遺九
年之食庶還定於王民

廣東提舉謝到任表

劉克莊

起廢察州從天而下便私易部遵海而南具布漢條初行粵俗
臣中謝臣切稽使指脩載聖經君之遣臣也有光華臣之報君
也以忠信今百端之供億殆遍國中餘一髮之本根獨惟嶺外
方且采舟之發銜尾鏃鈇之取及膚空熙豐以來之儲增紹淳
未有之額使買生之及見哀痛謂何雖劉晏之復生變通安出
乃如臣者豈其任哉嘗試絃歌本必賤言游之緒論迨分符竹

慕陽城元結之遺風久間退而里居九闕踈於時務疚心徒切
着手應難惟有清修革彼篋苞之類詎宜謬巧取諸荷箬之間
民生或不自聊臣死奚足塞責矧都邑之三風九熾與閭閻之
五瘡未蘇曾是人微欲其身率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記功忘
過舍短錄長謂一男子妄上書本緣愛主屬見大夫無可使遂
取充負庶令荒遠之情悉達靖淵之聽臣敢不褰帷而訪草奏
以聞惟無瑕者戮人必先已責以不貪而為寶少戢吏饕

撰常平恤民制書

唐子西

夫理財所以養民養民所以阜財知理財而不知恤民則民且
散矣安得財而理諸財用不足而加賦擾民其害有甚於是者
則財亦不可以不理此常平之法所以必不可廢雖廢而必復

也雖然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國家部置使者任之以權授之以成書使專董其事予欲使民仰事俯育足以自給汝爲予欲使民凶年飢歲無流離失業汝恤予欲使民疾苦呻吟有以自達汝聽予欲使吏奉法惟謹無意外鑿空以侵漁小民汝察庶民艱食赤子開口仰哺嗷嗷吏或恬視不癸主撮民所不欲吏或牽課抑強以利歲入之贏數期會未至吏或文移四出係累敲朴以要治辦之功汝其糾戒必罰無赦於戲有弊吏無弊法立法之意至寬至厚條目至纖至悉至明至白汝推行之無俾民受其害而歸咎其法無俾異意之人得以藉口譏說無謂朝廷不汝聞知朕言維服其聽無怠

論常平倉

余靖

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之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儻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觀真宗皇帝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戶口多少量晉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兩熟准市價加錢收糴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專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無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春已來於京東等處借支司農常平錢以給和買雖然借支官錢以充官用循常視之似無妨礙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臣切惟真宗皇帝聖慮深遠臣敢梗槩言之當今天下金谷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別路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羨所留常平本錢及斛斗等若以賑贍

飢荒此固常慮所及矣萬一不幸方偶小有總急常給資糧應卒可備豈非先皇暗以數百萬之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為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去處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有支撥並依景德先降敕命施行又聞昨來遭旱州軍司農寺至今未曾指揮出糴斛斗伏乞指揮司農寺遍牒諸路州軍應合出糴斛斗去處並仰疾速開倉減價出糴無使人民失所此實惠民之急經國之要者也

議茶

何恭

農桑貢賦王道之本也管權雜稅王道之末也善為國者重其本而輕其末不善為國者反是由堯舜至文武皆重其本者也由秦漢至隋唐重其末者也重其本故薄征輕斂而天下有仁義之俗焉重其末故急征橫賦而縣官遂興管權之利焉管權之利茶其首也當漢武之時兵食國用皆不足雖群臣獻策盡籠天下之貨然茗薺之利猶不之取歷代議者亦未嘗一言及之至唐永泰中天下耗竭莫或為計乃有趙贊首陳稅茶之策正元之後又兼張滂之謀雖權宜立制一切不合於古然亦未至於權也逮乎文宗當李訓輔之恣為詭說以惑其聽內則協鄭注姦邪之議外則資王涯刻暴之苦始立使號以權茶為名茶之有權自此始也于時新令一出所暴虐者甚眾以是故身伏大誅爾後賢臣繼世一興一廢或以摻急而行之或以仁慈而議之如裴休者則欲去權復稅以什一之法如令狐楚者則

欲通商惠衆以增上下之便雖深究利害各極當時之宜然行之一朝流弊千載 國家勃興冒運撫有萬方四聖接武澤流先民所先者仁義之化也所行者禮樂之教也所敦者農桑之業也所後者管權之利也然卒以資國用而充兵食者權貨一局尤爲劇大焉自曩歲群臣定議隨土宜而制之或禁其私鬻以充郡縣之課或通商人以洩縣官之利各任其俗成乎便宜以今觀之則禁者誠非而通者誠是也何則茗者山林之所產也山林者人力之所營也所營者博則所生者衆所生者衆賊歛者舒則常生之業畢出於是矣今乃申嚴號令窒其私鬻之路使欲民利一歸於公權歛之計誠得其術曾不知弊生於下而抵冒之獄閔然而起矣及其不勝也然後從而加之民或至死亡而不懼令或至峻烈而無益久不易則無乃傷仁之政乎而又上之人急繼以千艘一歲之庸動踰百倍傷財暴衆無大於此故曰禁者誠非也今若普治天下均其常法上則蓄之以爲大局下則通之於商人其直也就中都而入之其名也由外郡而興之俾夫周旋海內自受其益所過開市則悉增其稅所至郡國悉弛其禁大可以減縣官每歲之用小可以息生民抵冒之獄此謀一立萬世利之故曰通者誠是也二者之論期於一擇

論岑水場事宜劄子

洪邁

臣前日進對伏蒙聖慈垂問坑冶利害及韶州岑水場興廢曲折頃歲先臣謫處嶺外臣隨侍往來數至其處問父老所談見

石刻題識方其盛時場所居民至八九千家歲採銅鉛以斤計者至數百萬自建炎以來湖湘多盜浸淫及於英韶焚掠死徙無有寧歲今所存坑戶不能滿百利入既鮮飢寒切身無由盡力爲國興利地不愛寶銅山固自若也今陛下留意泉貨方大興鼓鑄非多得銅不可雖使提點一司朝暮趣辦然必州縣有之乃能副急故其要莫若博議復興此場興之之要在於多得坑戶而瘴癘之地黃茅極目人不樂居其勢不可徙民又不可徙兵是豈終無策乎臣切見諸路所治克惡強盜及枉法受賍殺人可愍而特旨貸命者大抵皆配廣南終身不得歸一歲之間亡慮數百輩日月益久多復沈命若使自今以往一切配此場爲兵俾之鑿山采銅隨所得中分之以其半入官其半與之

而官以平直就買仍與之約若至場以後不逃佚不犯罪者量其元犯輕重所入多寡分爲三等各立配役年限滿則爲給公據還鄉爲民此等雖惡黠不逞知有自新之路又有半直可以贍生必將欣然樂於赴役萬萬不疑所患獨盜賊而此曹之力自足扞禦不與異時平日比也至於養兵築室器用之費非韶州所能給當仰轉運司轉運司亦或不繼獨廣東盜事司有所當曹益寬剩錢貯於都倉其數不鮮取而用之未足爲損但亡命群聚意外不可無防事須官軍彈壓韶州舊屯殿前左翼軍數百人有統領官一員可以就付節制而令上隸提點刑獄司使之察軍中刻剝侵牟及非理役使之過蓋提刑司實同共評議上其所當行者及別下坑冶司治其條目俟其奏至却令

刑部立所謂配後及放還之法苟如此策行之三年當有日新
之利臣區區管見未詢於衆所懷如此不敢不盡乞賜聖察
進止

古詩

送鄭惠叔司封江西提舉

樓鑰

君名北斗魁步武上霄極蓬萊群玉府圖書照奎壁郎官應列
宿寢覺象緯逼胡爲作使星炯炯向江國仰奉鶴髮親版輿映
萊服昔日紅蓮池帥垣資婉畫方將散餘潤連城被膏澤官摧
與民繇豐儉煩振糴小試活國手疲毗賴休息便歸侍玉皇拱
立香案側富貴殊未已行行上鶯掖君其妙演綸三能看齊色

送楊晦叔提舉浙西并寄陳表道樓鑰

兩兩郎星映使星老人星彩對晶明褰帷共喜行畿甸洗印仍
欣就帝城五馬况當恩始拜三吳從此政尤清便看瑞氣來稱
壽同聽高呼萬歲聲

送羅春伯大著提舉浙西

楊廷秀

鼎重聲名彼一時夫君下筆與渠齊承明厭直辭金馬英蕩非
闕訪碧雞山嶽動搖增氣色詔書宣布舞群黎歸期只在千秋
節留賦蒼苔鳳掖西

送謝子肅提舉寺丞

楊廷秀

天台山秀古多賢晚向池塘識惠連十載江湖州縣底一言金
石冕旒前方陪廷尉甘棠舍又賦皇華小雅篇拾得澄江春草
句端能染寄仄釐牋

送趙民則少監提舉二首

楊廷秀

漢庭近日少宗盟博選宗英副匠卿高帝子孫誰宿德翰林風
月得先生又持一節湖南去政是三湘鴈北征但使遠民蒙福
了早歸詞禁賦新鷺

又

座主門生四十年江湖契濶幾風煙同朝再接鴛行重握手相
看鶴髮前誤喜論詩追舊事不知呼酒是離筵老懷只作還山
夢輸與先生早着鞭

送別邢懷正直閣赴江西提舉二首

周必大

大江西畔米流脂歛散新陳倚繡衣旌展春山千嶺暗霜飛暑
路萬艘歸朝家法備農商信臺府官閑按牘稀盧阜虎溪天下
景未妨行部款禪扉

又

二年踈懶累深知喜見皇華授節時歸里欲依東道主登畿恰
負北山移黃閭遙想前驅弩白下空攀遠別枝坐席未温公入
覲却從南蕩候旌麾

送陸務觀赴七閩提舉常平茶事 周必大

漢皇親召賈生還京洛爭看北海賢却畏神仙足官府便思風
采爍雲烟 暮年桑苧毀茶經應為征行不到閩今有雲孫持
使節好因貢焙祀茶神 寫樓枳棘已多年父老猶傳主簿賢
扶杖喜迎新使者赤帷何惜與高褰 疲鴛久抱直明光風味

當思十八娘擬請一麾依故舊得無公道學蘇章

送黃景聲秘丞提舉浙西

樓鑰

江夏無雙第一人清名久矣動簪紳心平氣勁無偏黨好在皇朝作爭臣 官家親擢得真才栢府蘭臺更外臺未問過軀向丘壑半塗應有詔書催 從來軒冕一毫輕朝蹟初收去玉京打破畫瓶無个事不妨遊戲繡衣行 論詩纔了便談禪鄙吝冰消竟豁然稽首心空先及第敢將癸未論同年 玉節光華照日豔楊清激濁正當時阿連幸出百僚底正恐翁歸不受私

送衛河叔著作題舉淮東

樓鑰

漢庭早已冠群仙閣步登瀛最少年切歎豈惟年叵及人門才業總翹然 通泰牢盆巨海濱官家專欲用儒臣淮南草木生

顏 元龍頭第一人 虎榜先登到鳳池前良多以十年期

雖知勇退流急去壯歲功名會及時 美君持節拜庭闈未老

雙親着綵衣若過益公煩問信坐曹日念舊游稀 外府舊為敕局衛乃益侍郎婿

又

屢從樽酒接從容叔寶風姿照座中他日相逢年益老碁壇尚可角雌雄

諸鹽使

副使 諸鹽場管勾 同管勾

歷代公董漢置均輸鹽鐵官宋則茶鹽皆隸於提舉司管領之

其屬有監鹽之員 元亦有諸鹽使副使又有監場管勾

同管勾之職

羣書要語 膠鬲舉於魚鹽之中 孟 齊管仲魚鹽富國 管子 權東

池鹵其息倍稱 元微之行唐慶制 以幹蠱之才領鹽鹵之務管

摧條制動皆得宜 白集裴弘泰制 局課衍盈 胡文恭行姚穎制

商利局者以饒衍各最 同上行賈穆制 鹽鐵摧束之籍 杜牧行

李鄂制 往幹牢盆之入頗增近監之饒 胡文恭行劉離制 征筭

之饒衍於局次 同上行牛拱辰制 臨筭摧之局置無遺力沛有

美緡行毛維藩制

古今事實

均輸鹽鐵

漢置均輸鹽鐵官 食貨志

舉於魚鹽

見前要語

漁鹽富國

見前要語

國用益饒

崔公倕幹池鹽于蒲脩牢盆謹衡石煎和既精飴散乃盈商通而荐至吏懼而循法幾不結網而國用益饒歲抄會其所入贏

美什百詔下褒其能 劉禹錫崔公郵碑

復海陵堰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監泰州西溪鹽稅貽書發運使張綸復

海陵堰綸表知興化縣 仁宗實錄

築捍海堤

范仲淹監泰州西溪鹽稅建白於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

言行錄

目為學士塩

劉忠肅公摯謫監衡州塩倉先是倉吏與綱兵姦利相市雜以偽惡人未嘗食善塩摯悉意核視且儲其羨以為償弊減十七八父老目為學士塩

四朝國史

古今文集

雜著

錢清塩場廳壁記

劉漫塘

錢清鎮去紹興府四十五里而近有江曰浦陽蓋自婺之浦江

徑江舊名浦陽也唐志載越州有府一曰浦陽乃府兵之

府酒在浦橋曰隱兵而錢清之名則不知所始相傳以為

錢武肅王誅董昌於浮梁因以得名然近嘗發土得靈助廟捨

路記乃會昌中碑已言錢清則名已久矣昌傳言執昌至西江

五代吳越世家又言西小江豈正謂此江邪或言後漢父老持

百錢送太守劉寵各為取一大錢以此表其清云熙寧間部

使者盧秉論塩課云越之錢清場江水清淡以六分為額不言

三江曹娥兩場老吏云崇寧改塩法始以錢清分為三場場基

堆阜四環乃舊教閱之所今猶目為教場亭民本九十餘戶戶

每月出塩一席豪民既侵奪其地邑胥又多方漁獵之復有私

販通注之擾僅餘三十八戶而額不減使之均出是以重困四

五十年來未嘗及額而逋負逾積矣從弟鏞孤苦力學父處上

庠幸取世科項尉東陽頗著能聲轉而爲此不敢不謹撫存亭
民旣爲之剔蠹疏源又間爲之代稅輸三十八戶欣然如更生
而課亦隨美遂增九分有奇廨宇建於崇寧二年適百年矣雖
頽敝之甚 高宗幸四明略嘗駐蹕其中鏞爲一新之倉使得
十萬錢而爲屋三十餘楹宏敞雅潔什器俱備使亭民之解事
者司錢物之出入官吏皆不與居民仰歎以爲前未有也又嘗
爲府中脩山陰兩鄉海上石隄八百丈土塘于三百餘丈添砌
兩埭造南岸大石橋以便往來亦可謂勤矣去替止三月以書
來求壁記將書前任名氏歲月之詳因爲取其大槩併記之庶
後來者有考云

重脩廣州都鹽倉記

洪邁

客

來道南粵顧瞻其山川樂其甚焉賦曰少留時時游父

老間頗得聞粵中賢大夫事始則毛舉枚具一二數不悉客隘
而面之曰丈夫休矣盍置此而新其說乎一人茫然長思食頃
乃言曰客果欲知之邪則吾部使者陸公真其人自朝廷合常
平茶鹽之政相更五六官因仍爲容羨蠹弗剔鄙引歲月儲敝
無地而公尋端摘緒晝暮省利出害去迨然一新顧吾能老
而已不暇細語客姑告客以都鹽倉之故嶺南嗟鹵爲市與他
道百而吾州南肘大海厥土廣瀉牢盆取贏又百他郡異時不
官以臨不膾以貯指庠宇數列借爲倉稱鬻鹽狎至或露積不
墉不泚于涂泥則回入主吏稽商蹄財上下一息公能出笑談
於期年峙屋二百脩廊縵迴簷角騫舞重欄傑棟演也嚙臬而

吾一民不與知歲計甲乙舊爲緡錢五十萬大抵不能滯今直
數月主辦方求益縣官至上百萬未止使得如漢倉庾民世公
子孫吾儕小人衣食而羨於鹽足矣客曰父老而不前聞昔公
爲莆陽以忠厚長者近民詠歌不可足至溢爲嘉麥靈芝爵玉
邑之三瑞固已繪諸天朝特書史官持以試南宮士犖犖然驚
人惠歛茲土如萬分一方將都通藩取介位鴈行天子從官振
前之光明詔書且下不久父老雖惜亦安得常常而見之及今
成計買石誦烈寄後日亡窮思其可也客故倦游尚能從筆研
事父老亦有意乎皆再拜偃謝曰幸
頌卒如上客教公名渙
字允濟長樂人客番陽洪邁也紹興
五年四月二十日記

送元衛弟赴長亭塩場

樓 鑰

阿連生而秀二親所甚愛仲兄勤拊養遇事輒加誨幹蠱靜而
辨冒次無卑隘今焉職卑益官宇臨渤解毋謂官爲小要使所
居大毋言才可了檢身到緘介我家門戶重衣冠綿數代當以
誠心求子視勿自憚亭民亦良民孰謂俱無賴官吏旣擾之兼
并責逋債熬波亦良苦樂歲色尤菜輸塩不得錢何以禁私賣
所在積蠹久良法浸多壞吾聞不無術更當審利害熟視不爲
謀空餐媿難蓋不應行一切遽使絕稱貸富者能巧取倍息久
仍在貧者庶少寬公私可緩帶母年登九十家居幸康泰其家
不從政禮經有深戒幸子去不遠時時可歸拜小別不足惜輕
舟送前邁

事文類聚外集卷之九
二十
徐言堂

諸茶場使

副使

歷代沿革 **宋** 有監茶謂之監當官以征摧場務歲有定額以登耗為殿最賞罰凡課利所入逐日具申于州 **元** 有茶場使副使又有西蜀四川監摧茶場使

羣書要語 顧筭商車典臨茗局 胡文恭行孫誥制

古今事實

十年管庫

呂希哲前後為管茶庫者幾十年矣 東都事畧

逾年辭去

對學有文監杭州茶庫逾年辭去東都外集卷之九終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路官部

總管府尹 達曾花赤 事金同
州尹 知州 知府 刺史

歷代沿革 古州牧之任也 **秦** 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罷侯置守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掌理其郡秩二千石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 **漢** 景帝中元二年更名太守 **新** 改曰大尹 **中興** 仍西漢舊 **三國** 因之 **晉** 郡守皆加將軍 **後魏** 初郡置三大守太和太守內史相縣令並以六年為

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

限北齊制郡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等凡九等後周郡太守各以戶多少定品命隋郡置通守唐武德元年改太守為州刺史有上州中州下州之別刺史加號持節然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天寶元帝改為郡太守自是州郡刺史更相為名其實一也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為四輔餘為六雄十望十監及上中下之差至德後州縣凋弊刺史之任大為精選諸州始各有兵鎮刺史皆加團練使其任重矣五代仍刺史之號宋上州刺史各一人從三品知州各一人州鎮有闕則或遣文朝官權知始太祖削外權牧伯之闕只令中其後文武官參為知州軍事其二品以上及帶書樞

高院職事並稱刺史其刺史不赴任者以他官知判

州府事 元置上路達魯花赤上路總管兼府尹正三品

下路總管從三品上州達魯花赤上州尹從四品中州達魯花赤中州知州正五品下州達魯花赤下州知州從五品散府達魯花赤散府知府正四品又有諸州刺史從四品又置同知上下路總管府事同知散府事同知上中下州事

羣書要語外有州牧侯伯書八命作牧周禮今之郡守縣令民

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也董策古者參用名儒典領大郡本

經術以濟事參禮法以訓人居一州之表為千里之師常集穎

川有封侯之賞膠東有壘書之勞同上賈琮以最於十二州頒

之以壘書黃霸以用于二千石寵之以侯印帝處厚對策今之

晉文頭終計集 卷之十

郡守古侯伯也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人有父母之道焉白集

殷彪制得不思勤儉教導勞來安輯膏雨五土襦袴吾人者乎

楊潛制于時州宰高季通秩映隼旟榮參熊軾徐游藝碑州將

李憬潤河承寄以廉能居課最之先顏元孫新興寺碑丈夫官

至刺史亦榮矣韓文欽此大惠施于一方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同上歲會課第甲於他州白集亟分符守千頓制俾從竹使之

權王傳制惠露霑吳仁風扇越選昭王碑寵冠列藩越敷邦教

褚淵碑愈承朝命為此州長韓文雙旌五馬記室新書政有六

條白六帖事見後隼旟熊軾剖竹分符並同上新綬在股兩

轡有輝權德輿送均守序外臺列岳刺郡漢書郡將兼領武

事初由宰府備數典城蔡邕上章隼旟飛旟上熊伏軾前是

蓋也旟耀彩記室新書爰收荊州威行郡國奉法作則居

儉履繁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伯之冠謝夷吾

為荊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

詩句燕寢凝清香兵衛森畫戟唐帝蘇州詩使君騎紫馬捧擁

從西來謝靈運出守永嘉人曰騎紫馬者太守也杜甫詩我

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白樂天紹興詩湘竹班班湘

水春衡陽太守虎符新唐韓雄詩新賜照書墨未乾賢人暫屈

遠人安劉禹錫寄澧州太守文石陛前辭聖主碧雲天外作冥

鴻杜牧寄宣州守鶴髮州民擁使車人人盡說受恩初權德輿

撫州詩海國歐鄉浙水東暫煩良守此憑熊宋綬詩淮海維揚

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杜甫寄章梓州為郡暫辭雙鳳闕全

事文類聚卷之十

家遠過九龍灘

張籍送汀州元使君

刺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

杜甫寄劉峽州

英英桂林伯實維文武材

韓愈詩

柳岸風來影

漸疎使君家似野人居

杜牧齊安詩

秉鈞方咫尺銀翮再聯翩

杜寄巴州嚴使君詩

作郡廬山下

東坡讀書山中詩

漢節從分

竹劉鞭不用蒲

唐子西送陳守

惟君萬里分符去蒼梧之野舜

遊處

郭祥正和吳守

五馬持山節三衣對水田

錢惟演

擊鼓鳴

笳引益船一麾行指斗牛邊

曾子固送陳守

到處聚觀香案吏

此邦宜着玉堂仙

東坡贈越守

江南潘郡古宣城碧落神仙擁

使君

晏殊送凌守赴宣城

文章得丹桂仕宦到朱輪

唐子西送

陳守 畫鳳仙楹遠奎雌郡閣閑

錢惟演送王滁州

人望使君如

浪如鏡莫如鈎

王十朋贈明守

政成定入邦人詠詩就

又來荆公送素守

漢家太守治才高楚國山川氣象豪

司馬公送齊學士知荆南

老幼化服一事無有鞭不施安用蒲

東坡送宋太守

行看鳳尾詔下脚虎頭州

東坡

滿目江山富一

堂公餘身在水雲鄉

王十朋守興國

富川郡治居高閣萬頃平

湖几案間

同上

困人少倚東園望擬築沙堤到廣陵

李榮揚州

詩 鄉樹迎朱轂江花照錦衣

温公送石昌言

水邊花氣薰衣服

嶺上嵐光濕畫旗

朱慶餘送林劭詩

子歸治小國洪鍾噓微撞

東坡送楊孟容知南安軍

過盡蠻荒與復新漳州盡戟擁詩人

陳興義贈漳守

今侯冰蘖清到底一粒不嚼廬陵米一芽只淪

清泉水玉皇知渠是良吏

楊誠齋

古今事實

文獻通考

卷之十

三

後言

為銅虎符

漢文帝初興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史記

皂蓋朱轡

景帝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又續漢志二千石皆皂蓋朱轡

所居黃堂

吳郡太守所居之堂春申君之子假君之殿也因數火塗以雌黃故曰黃堂

其用青符

史曰青龍符餘方準之

領銅魚符

武德元年郡守領銅魚符

造玉麟符

樊子蓋守東都有功煬帝勞曰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五馬之貴

禮天子六馬左右駮三公九卿駟馬左駮漢制九卿則二千石以右駮太守駟馬而已其加秩中一千石乃右駮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道齋闈覽與學林云漢時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故為五馬潘子真詩語

千騎長人

東方千騎長人謂諸侯也

事效類聚

卷之十

七

賜車蓋

黃霸為揚州刺史治有績宣帝詔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以彰有德

賜車馬

漢韓崇為汝南太守賜車馬

賜車劍

謝夷吾字堯卿為鉅鹿太守制臨發上特賜車劍

賜履被

史寧為涼州刺史遣使詣朝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稍等賜寧謂其人曰為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公推心以輔

始令終無負功名也

給鼓吹

蘇亮出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二千列羽儀遊鄉黨經過故人觀旬月而後入州世以為榮

璽書勉勵

宣帝時三千石有治効輒以璽書勉勵增重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用之

前漢循史傳序

手跡賜札

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以手跡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于上下

後漢循史傳序

臨軒冊受

事文類聚

卷之十

六

太宗嘗曰朕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與卧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下方以擬廢置於是官得其人民亡愁歎始都督刺史皆臨軒冊受後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唐循史傳序

過家上冢

韓稜為南陽太守特聽過家上冢鄉里以為榮

駟馬來迎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駟馬車來迎

車載入殿

蕭育望之子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之子乃以三公使

車載入殿中注三公奉使之車

衣錦還鄉

朱買臣拜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又柳慶遠字文和為雍州刺史高祖餞於亭曰卿衣錦還鄉朕

無西顧之憂

衣錦再榮

令狐整字延保弟休聰敏有文武才用與整同起兵逐張寶時多功於本州刺史晉公議謂整曰以公勲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委任不宜遠出言公一門之內須再有衣錦之榮乃以整為燉煌太守

夢刀得州

晉王濬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縣於卧屋梁上須臾又夢一刀

事類彙編 卷之十 在

主簿李毅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然

夢斷盤囊

鄧攸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虎在後來斷盤囊者以為水邊女是汝字斷盤囊者是新虎頭也不作汝南當汝陰果選汝陰 王隱晉書

夢山掛絲

張亮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淑常夢亮於山上掛絲以告亮曰古之字山上絲幽字也君其守幽州乎數日果然

再為州牧

魏相再為內河黃霸再為潁川陳審再為樂安陶侃再為荊州寇恂再為河內郭伋再為并州 白六帖

重授并州

梁習字干虞遷并州刺史召其豪右邊境咸安兼貢達闕士咸顯於世武帝善之文帝即位以君有譽并土重授并州為天下最

諫官補郡

漢元帝選博士諫大夫補郡國守相蕭望之為平原守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也

令僕出守

尚書令僕出為郡守郡守入為三公 後漢書

入拜三公

第五倫植虞鮑昱爰延皆自郡守入拜三公

入為馮翊

朱博字子元為瑯琊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

入為宰相

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由二千石入為宰相

唐馬周傳

宰相出為

唐則天議更州縣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望於臺閣寺監妙揀賢良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平章事常嗣立先行以示群臣

百官志

侍中出為

張輔字孟侯章帝時自侍中虎賁中郎將出為東都太守視事

十五年

晏類要

入居九列

劉寵自會稽太守罷歸入居九列四登三事

父子相代

畢終敬父子相代為兗州太守當世榮之子元賓為使君每聽政終敬乘板輿至元賓所遣左右敕不聽起觀其斷決忻然喜見顏

父子皆郡

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子育為南陽太守又尹翁歸為東陽太守後翁歸三子皆為郡

號萬石君

前漢石奮父子石建一門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

海內類事

卷之十

一

思壽堂辛

號四龍

後漢李元禮祖父修安帝時生子亮叔訓秀號四龍皆為牧守

大馮小馮

馮立字聖卿徙西河上郡太守治行略與馮野王相似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仍因循聰明賢智恩惠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大郡小郡

劉之遴除南郡太守武帝曰卿母年德俱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禮轉湘東長史太守如故弟之亨代之遴為長史南郡太守荆士懷之不復稱名號大南郡小南郡

南史

漢王成為郡太守治有異等

治為第一

穎川太守黃霸河南太守吳公北海太守朱邑皆治為天下第一

一

奏課第一

李忠字仲都為丹陽太守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

典藩異政

袁光庭典名藩有異政明皇謂宰輔曰光庭性逐惡如扇驅蚊

治有異績

盧奐累任大郡治有異績人畏之如神凡治好惡既斷其罪又以其所犯刻石立門再犯必致之死籍謂之記惡碑

天下長者

漢文帝謂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故雲中太守孟舒是也

請治一郡

耿純請治一郡盡力自效上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效遂拜東郡太守

治最十郡

魏顏斐字文林治為雍州十郡之最

政表三河

魏朗字少英為河內太守政稱為三河表

清簡為最

宗室李岷為睢陽太守清簡為二千石最

政績可稱

長安中於臺閣省寺選典大郡時鳳閣侍郎常嗣立等二十人申選到郡政績可稱者獨常州薛光謙徐州司馬鏗二人而已

河東股肱

上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季布傳

汝南心腹

後漢韓崇為汝南太守召引見賜車馬束帛上款崇曰汝南心腹之郡位次京師也

吏人攀車

孟嘗為合浦太守當還吏人攀車請之不得進乃附商人船夜遁去

事文類聚卷之十

耆老遮道

唐袁滋為華州刺史召拜大將軍耆道至遮道不得進於陵宣言曰於陵不敢易袁公之政

願借寇恂

後漢寇恂字子翼為潁川太守徵為執金吾從上過潁川百姓遮道願借寇恂一年上乃留拜之

乞留魯定

魏魯定字世英為天水太守遷太原守天水人乞留魯定帝許之策書褒美

乞留種暲

種暲為梁州太守被徵吏乃請開乞留一年遷漢陽守夷狄男女送到漢陽界暲與相楫十里不絕

欲得耿君

後漢耿純拜東郡太守後道過東郡百姓數千隨馬駕云欲復得耿君

謝安去思

晉謝安為吳會太守任官無當時譽去後人思之

何武去思

前漢何武蜀郡人所居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

本傳

居富去思

漢世良吏為盛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壽張敞之屬皆彌其位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

事類彙編卷之十 十一

思生有榮號死有奉祀 前漢循吏傳

卧轍不許去

後漢侯霸字君房為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攀轅卧轍不許去

攀船不忍別

鄧攸守吳興郡有惠政離郡之日人攀其船相送三百里不忍別 吳郡志

郡鵲擁車

李元紘治潤州有惠民政代去吏民遮留鵲群飛亦擁車行

擁馬遮道

唐姚元崇牧荊州受代日民擁馬首遮道不使去乘馬鞭鐙民皆截留之

復還去珠

孟嘗為合浦太守郡產珠先守多貧珠徙交趾嘗革易前弊未經歲珠復還

為選一錢

後漢劉寵字祖榮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郡中大化召為將作大匠山陰五六老叟人持百錢以送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遇聖明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送車二乘

陸長源為汝州太守簡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

震畏四知

楊震為東萊太守昌邑王密夜半懷金獻曰無人知震曰天知神知爾知我知是謂四知何無人知也却而不受

裴號獨立

裴俠守河北日周太祖命獨立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有如俠者與之俱立眾默然朝野歎服號獨立使君

清遺子孫

楊震為涿郡太守性廉或勸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後乎

不見邑子

尹翁歸為東陽太守于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見其邑子既去定國謂邑子曰此賢將

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清如冰雪

魏令狐邵字孔叔為洪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雪

清見越石

宋虞愿為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太守乃得見往觀之清徹無所隱蔽

清亦徹底

朱世良為清河太守有老人曰府君非惟政善清亦徹底

清畏人知

胡威父質為荊州刺史威自京師定省及告歸賜絹一匹為裝

武帝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威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臣不及父遠矣

本傳

饋魚不食

羊續字興祖爲廬江太守府丞饋魚受而不食挂之後復進續出前燕示之府丞慙而止

漢書

載米來食

鄧攸爲吳郡太守不食祿載米來食唯飲郡中水而已去郡數千人挽船進不得公少停夜中遁去人歌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埒不來謝令推不去

舶物無取

王僧孺爲南海太守外國舶物並無所取昔人爲蜀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敢越裝

畫像自戒

申微畫楊震之像於寢室以自戒

後周書

計日受祿

後漢楊秉字叔節爲豫章太守清儉計日受祿餘俸不入私門以船載土

賣劔買牛

龔遂爲渤海太守令人種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三畝甌五雞五又郡人好帶劔佩刀令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而佩犢

無襦有禩

廉范為蜀郡太守先是蜀郡有火災禁人夜作以防災范乃嚴儲水而已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有袴

教務農桑

黃霸字次公為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畜雞豚以贍鰥寡為條教務農桑畜養種樹而已

大興學校

文翁為蜀郡太守起學成都市由是大興學校於京師者比齊曾焉至今蜀好文雅文翁之力也

修學常山

後漢伏恭字叔齊為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伏氏之學

起學成都

文翁為蜀郡太守選郡縣小吏起學官使弟子受業遂變成都曾風天下郡國立學校自文翁始

率以孝悌

韓延壽為東都太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悌不得舍奸人間里有非常事輒聞知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皆便安

教以禮遜

前漢韓延壽治潁川教以禮遜

勉以孝悌

劉寬字文饒為南陽太守每行縣慰父老以農桑之言勉少年

以孝悌之訓

民皆樂業

孫叔敖為楚相秋冬勸人入山採木春夏乘水多時而出材民皆樂業

人歌鼓腹

岑熙為魏郡太守視事二年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蠹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含脯鼓腹

後岑彭傳

精力煩碎

始若煩碎其政米塩唯霸精力行之

米塩言至細黃霸傳

無拘文法

龔遂為渤海太守奏曰治亂人猶治亂繩不可急願教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

閉閣卧理

前汲黯為淮陽太守閉閣卧理黯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帝曰君薄淮陽耶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徒得君重卧而治之又汲黯為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静黯多病卧閣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移病遜謝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民兄弟訟田延壽傷之曰備位為郡表率今民有骨肉相訟是日移病不聽事於是遜謝不敢復爭

選賢布詔

黃霸字次公為潁川太守選擇賢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

事類彙編卷之十 十七 律書

知上意

抑強扶弱

後漢耿純為東陽太守在郡四年抑強扶弱令行禁止

請治膠東

漢膠東盜賊起山陽守張敞請治之乃拜膠東相敞曰理劇郡非賞罰無以勸懲吏追捕有功者願賞罰得比三輔尤異由是盜賊散去

大治東海

前漢尹翁歸為東海太守好清靜歲余東海大治

郡中愈治

黃霸為潁川太守外寬內明戶口歲增召守京兆尹復有詔歸

潁太守官前後八年郡中愈治

漢陽大治

後漢庖參為漢陽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後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盃置屏前自抱兒伏戶下參思其微意曰水者欲吾清也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率而行之漢陽大治

皮鞭示耻

崔伯謙為北地太守改用皮鞭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北史

蒲鞭示辱

後漢劉寬為南陽太守治人多恕吏人有過但用蒲鞭撻之示辱而已

事類彙編卷之十 十七 律書

不出行縣

漢韓延壽為東都太守不肯出行縣丞及掾數請之延壽曰恐無益重為煩也

強起班春

前漢崔篆王莽時為新太尹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諫篆乃強起班春又續會志太守常以春行縣勸課農桑賑救乏絕

聽事以時

後漢宋均為九江守聽事以時冬以日中夏以平日虎渡江去路不捨遺

漢任浦為武都太守路不捨遺嚴延年為涿郡太守郡中震

恐道不捨遺范曄為天水太守道不捨遺又宋登字叔陽

穎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捨遺

書皆挂壁

魏陳泰為并州太守懷柔民夷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於壁不發其書及徵為尚書乃悉還之

摧折豪強

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豪強屏息野無欺盜其為政務在摧折豪強

摘發奸邪

漢黃香為太守到官不遣吏歸鄉摘發奸邪詞訟立決畏如大府

事類彙編卷之十

鄧都爲濟南太守族滅臯氏餘皆股慄路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誅族豪右

漢鄧都爲濟南太守誅豪右族二百餘家不顧妻子

吏解印去

法雄爲青州太守每行縣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僞長吏不奉法皆解印綬去

吏稱神明

黃霸爲潁川太守有所伺察擇吏遣行吏出道旁鳥攫其肉後還霸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鳥所盜肉吏大驚咸稱神明人謂陽春

宋璟爲郡太守愛民恤物人謂有脚陽春

民號屠伯

嚴延年爲河南太守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不肯入府因數延年曰幸備郡守不聞仁愛教化願多殺人豈爲民父母意哉

邵父杜母

邵信臣字翁歸爲河南太守躬勸耕桑出入阡陌開通溝瀆歲增三萬頃吏人親愛號曰邵父○杜詩字君公爲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清平南陽爲之語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

甯虎臧彪

甯成事武帝擢爲郡守公孫弘曰成爲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

可令治民上乃拜為關內都尉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
寧成之怒其暴如此○梁臧厥為晉陽太守嚴酷少恩百姓謂
之臧彪

民飢獲全

晉丹陽陶回為吳興太守時人民飢三吳尤甚回輒開倉一境
獲全

盜賊屏息

魏顏裴為郡太守因園空虛盜賊屏息

帝城河潤

拜郭伋為潁川太守勞之曰賢能太守帝城不遠河潤千里故
京師并蒙福也

荆部聯璧

普泰中常孝寬除浙陽郡守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同隸荊州
情好數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為聯璧

蘇綽六條

一先正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
周太祖重之常置諸左右令百司誦習

延之五詠

顏延之為永嘉太守甚怨憤作五君詠曰五薦不入朝一麾乃
出守

賜書具對

嚴助拜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待從

事文類聚十集 卷之十 二十七 無言堂序

事類彙編卷之十
之事出為郡吏間者闕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縱橫助恐上書願奉三年計最

乞祿得郡

戴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温曰臣昨中路見一鬼擲揄曰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是人送汝作郡温笑以友為襄陽太守

世說

乞備冗官

黃香為尚書令後為唐東郡太守上疏乞留備冗官帝亦借香幹用復留為尚書令

後唐書

不共典籤

宋氏晚運典籤之權重宗慤為豫州典籤每多連執慤大怒曰慤年六十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

雨隨車注

百里嵩為徐州境內旱駕行部所經輒隨車而雨注

虎隨喪去

王業拜荊州遷司隸道卒有二白虎低頭隨喪而去

白鳥見幽州

王阜為幽州有神馬白鳥見

黃龍望府中

沈曹為邑陵太守有三黃龍望府中

虎東渡江

後宋均字叔庠為九江太守多暴虎先是設檻捕之猶多傷害均下記曰虎豹在山去檻穿人人相傳虎東渡江而去

虎北渡河

後漢劉昆遷弘農太守郡多虎昆為政三年仁化盛行虎皆負子渡河詔問昆曰前守江陵及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然昆曰偶然尔帝歎曰是乃長者之言

鱷魚遠徙

韓愈為潮州刺史鱷魚不為暴徙六十里

蝗飛赴海

馬稜守武陵飛蝗赴海

蝗至輒散

宋均為九江太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者輒東西散去界外蝗入輒死

趙嘉為平原太守青州大蝗入平原輒死

嘉禾生府

黃霸守潁川政化大行嘉禾生於府鳳凰集於境宣帝賜金四十斤

甘露集境

岑彭為潁川太守乃有甘露嘉禾鳳凰麒麟之瑞集其境土

秀麥兩岐

後張堪為漁陽太守擊匈奴開稻田千萬頃勸耕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嘉禾同穎

梁柳渾字文暢為吳興太守嘉禾同穎

達於治道

温嶠字太真鎮江州温達於治道獎厲風俗軌顯異行

猶存遺風

琅琊王秀之為郡守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成瑨坐嘯

成瑨為南陽太守任功曹岑暉宗資為汝南守任功曹范滂人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後范滂傳

靈運遊山

晉謝靈運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遂意遊遨嘗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

陳蕃設榻

陳蕃字仲舉為豫章太守徐孺子至輒解榻去則懸之

謝安贈扇

晉袁宏為東陽守謝安贈一柄扇宏曰敢奉揚仁風以慰黎庶郡宜置兵

魏司馬芝伯達請州郡宜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

不去武備

晉自平吳後罷軍役山濤以不去州郡武備後盜賊起以無備遂大亂

賓客進仕

漢宋博好樂士夫爲郡守賓客嘗滿門欲進仕者薦舉之

掾吏師友

漢嚴翊謂掾吏爲師友

府庭生梓

梁陸倕尋陽太守章曰不能使府庭生梓橫閣誦經俯闕朱轡

仰瞻僧冕

晏類要

戴帽錫片

梁彥先拜趙州刺史言於上曰臣前待罪湘州百姓呼爲戴帽錫片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爲湘州改絃易調有以變其風俗上荅隆恩從之復垂湘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先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先下車發摘奸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竟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

召還領相

宋太宗朝遺事張忠定章聖卽位公守青州上想見之會遣中使撫巡山東因令問公安否旣而召還遂領相印

入辭許召

向敏中知廣州入辭太宗許以三歲召歸

北門鎖鑰

寇萊公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重望何以不在中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故鄉書錦

王祐知大名府太祖謂曰此卿之故鄉所謂書錦者也

職畧

州人遮留

曾公子固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既罷州人絕橋閉門遮留夜乘間乃去

蜀人相慶

上以張定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復以公知益州蜀人聞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 張忠定神道碑

民爭我公

杜正獻公衍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日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日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民皆信服

張忠定公問李畋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信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尔只此一个信五年方得成 朱語錄

民物去思

范成大歷典名藩所至禮賢下士仁民愛物去思遺愛所在歌舞之

親舊屏息

包拯知廬州即鄉郡守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屏息

關節不到

包希仁知開封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

事類彙編

卷之十

二六

德壽堂梓

到有閻羅包老凍水記聞

更漏分明

張忠定公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更鼓番漏水歷歷分明倘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籤者指名伏辜皆謂公曰神明

卽市藥物

向敏中知廣州兼掌市舶前後郡守多涉外議敏中始至荆南卽市所須藥物以往在任無所須

戒市南藥

余襄公帥二廣請立法戒官吏不得市南藥及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

恨取白集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取白集一部乃爲終身恨此君殊清節可爲世戒筆談

一鶴自隨

趙清獻公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送以詩云馬蹟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江不共來言行錄

一硯不持

包極爲端州守歲州貢硯前守所取輒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一硯不持歸

照天蠟燭

田元均治成都有聲蜀人謂之照天蠟燭東齋記事

事類彙編

卷之十

二七

德壽堂梓

水精燈籠

張中庸泊洋州民號為水精燈籠

不阿鄉曲

茗溪漁隱曰包拯合肥人守本郡不屈法阿鄉曲有詩曰直相終為棟衡劄不作鈎

不事遊宴

李及知杭州性峭介惡錢塘風俗侈靡不事遊宴居官未嘗市器物

得好知府

張忠定知益州斬一猾吏吏稱無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尔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係獄

此吏故縱之也

語錄

比漢循吏

韓忠獻公守安陽人將闔訟輒自止曰吾非畏汝慙見侍中耳郡幾至無事抃再守錢塘天下劇郡從容為之其政本於愷悌然不嚴而肅民不敢犯議者謂二公治民雖西漢所稱循吏不能過也

呂氏家塾記

延獎學者

張永守益州時學校頽替公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達者皆有學行遂延獎如禮敦勉就舉後三人悉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州學者知勸文風日振

救活飢民

富弼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活七萬人仁宗遣使勞公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矣又一云公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每日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言行錄

民驚為神

張文定公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為尹者皆置版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央遣了無遺忘吏民大驚以為神不復敢欺墓記

治稱神明

劉敞治長安大姓范備積產數巨萬冒武功家不徭役者五十年持府縣短長數犯法至徒流輒以贖去人皆知備罔冒不敢言公因事發之窮治備伏罪長安中懽呼稱神明行狀

出詩愛民

王十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意出詩示之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史君端為庶民斟

寬簡便民

歐陽公為數郡以寬簡不擾為意所至便民既去民思如楊青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事已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間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廢弛者何也公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廢弛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

飢民寬禁

張泳知杭州時歲飢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禁

言行錄

飢民不流

吳中大飢范文正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
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土木之後又新倉敖吏舍日役千夫
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興造
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是歲兩浙惟稅民不流徒

同上

發廩勸分

趙抃知越州吳越大飢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
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養病者得藥死者得葬下令修城使
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飢而不怨

言行錄

以米易鹽

淳化四年命張詠知成都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
無半月之食公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佑聽民以米
易鹽未踰月得米數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不可食
今一一精好此翁善幹國事者

益民無餒

張忠定公前後治益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
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藉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佑價糴
之奏為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
色者公之賜也

南康無飢

知南康軍適值荒旱先生拯救有方民無飢色天子嘉其能就任除直秘閣提舉浙東晦庵行狀

增價商湊

趙清獻公林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躍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禁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任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

減價米平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置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抑市價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至平日其價東齊記事

減常平糶

蘇軾知杭州大旱飢盜並作公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至翔貴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民遂免大旱之苦

發常平粟

范純仁知慶州餓餒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椿粟賑之州郡皆欲候奏請公曰凡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

推廣義役

范成大知處州郡松陽民爭役公曉之曰吾聞東陽縣有率錢助役者尔與之鄰獨無愧乎則推廣其制諭鄉人視貧富輸金買田學忠義之家掌其事儲歲入助當役者命曰義役仍許自

第名次有司勿預數月間人皆樂從一縣二十五都悉以辦告二十年諸邑爭效之

先張後王

咸平中王晦叔知益州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粟米以濟貧民後主改之貧無所濟晦叔奏復之民為之謠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

邵父陳母

祥符九年邵曄知廣州鑿內河通州颶不為害陳世卿代之奏免廣南口鹽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呼為余佛

余崇龜守九江自夏涉秋不雨公到郡舉家蔬食為民禱祈既而雨霑遂有秋田里之間既安樂易之政歲又順成莫不舉手加額呼為余佛

比鄭子產

王待制質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間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為子產

外戶不閉

曾宣靖公公亮字明仲知鄭州為政惠和而尤能鈎考情偽禁戢奸盜郡多寇攘公至境悉竄他境路不拾遺外戶不閉至號曾開門

先期通償

丞相蘇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司責所通市易緡錢書繫公庭夜禁廂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公而民償責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

妖賊伏辜

吳正肅公知蔡州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公曰使者欲藉兵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吾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耳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飲酒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墓記

盜飢減死

王文忠公堯臣知光州歲大旱群盜發民倉廩更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尔荒政之所恤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著為令

歐陽六一集

犯法減半

范忠宣守齊兩司理院囚繫常多屠販盜竊而督償者公曰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耶遂即呼出立于庭下戒飭之曰尔輩為惡不悛在位者不容釋汝懼為良民害復奈官司也汝等若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言行錄

賊眾大潰

劉忠顯守越睦州方臘陷睦杭二州越大震官吏悉遁公曰吾為郡守將與城存亡不為動遂葺壘練兵為戰守備明年賊至城下公麾眾出戰賊大潰橫屍蔽路自是不敢近越民相與創生祠飲食必祝曰活我者劉公也

墓誌

從卒氣沮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廄為之薪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卒氣沮無以為變

記聞

訛言帖然

張忠定知益州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男女至暮路無行人公令知縣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為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公戮於市即日帖然

徹元濟祠

王質知蔡州蔡俗舊祠吳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廟食耶狄梁公李太尉德加蔡人胡不為祠命工徹元濟祠廟建二公祠

證乳醫罪

韓忠獻公知洋州太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取其奩橐嫂姪訴于州申賂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從前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証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乳醫視之眾皆伏罪

東軒筆錄

繫死豪民

李浩在台州有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於權貴之門爲一郡害會
奸利事發械繫死于獄盡籍其家至是權貴教其家訟冤且誣
公以買妾事叅政劉珙奏李某爲郡得罪豪民爲其所誣上顧
曰守臣繫死豪民豈易得耶章遂留中不下 墓誌

鏐板戒民

張忠定公每斷事必爲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鏐板名之曰戒民
集大抵以移風俗篤孝義爲本也

爲政使人

王懿敏公素字仲儀知成都府公爲政在使人情蜀人錄所行
爲王公異斷

豪猾斂手

吳文肅公奎明於從政歷兩郡背者治稱及領京師富人孫氏
京師大豪商確財利負其物者至評取物產及其婦女發其宿
罪徙之遠方豪猾斂手聲聞赫然

盜賊屏息

劉敞守鄆州鄆北易守政事不治公乃更約束明賞罰月餘境
內肅清盜賊屏息道中遺錢一囊人不敢取先是西路久旱鄆
多旱蝗公入境雨至州數日蝗自出境亡去歲以有年 言行錄

招誘群盜

柳開字仲塗太宗征河東適常潤有小寇遂以開知常州徙潤
州開至治所招誘群盜以俸金給之又解衣與賊首置之左右
或謂不可開曰彼失所則盜不尔則吾民也今推此赤心去豈

不可

卽誅亂卒

向文簡出知永興時有告禁卒欲倚難爲亂者密使麾兵被甲
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閣命難入召至
階公振袂一揮伏卒盡出盡密擒之各懷短刃卽席誅亂卒掃
庭張樂宴樂賓從股慄

虜縶服入

王文正公再泣大名虜使往復皆云此府于公在焉必沐浴縶
服而後入境語錄

異域指使

余靖在廣恩信被于異域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國皆可以
願指氣使之

賜錢旌縶

太宗朝賈黃中知昇州一日案行府庫見扇鏹甚嚴發之得寶
貨數千櫝皆李氏宮闈之物不隸於籍黃中悉表上之歎曰府
庫之物有籍貪黷者尚冒禁取之况此亡國之餘物乎賜錢二
百萬以旌其縶

抗辭受賞

劉忠顯先是諸路守臣得旨班賞有司多沮格會有除公資政
之命乃抗辭至五六上親筆促拜公奏曰臣艱難時與士卒同
暴露今獨先受賞士卒謂何上卽促有司治賞

瑞奏得體

陳襄知陳州一日晨起屋瓦盖有冰文作花果鳥獸狀時陳襄守淮陽有屬請奏祥瑞者公云此事當奏但非瑞奏耳但作奏云有此祥異不敢不奏識者皆以陳公為得體遺事

瑞芝不奏

余崇龜守九江廬山產瑞芝德安縣野蠶成繭僚屬勸公圖上公抑而不奏

蝗飛墜水

趙抃知青州時京東旱蝗將入境遇風退飛墜水而青州無害

鶴訴取雛

張次山為泰山守嘗有鶴集戒石前若有所訴次山諭鶴先飛令兵官隨往鶴一大木上蓋鄰側有取其二雛者次山為治其

罪鶴乃飛去

隨車而雨

陳戩知處州時苦凡旱公下車雨沾足以為隨車雨

入境而雨

劉公敞守鄆州尤多蝗虫公入境而雨至州數日蝗自出境亡去歲以有年行狀

古今文集

雜著

潮州刺史謝上表

韓昌黎

臣某言臣以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

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踈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纜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縲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白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

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閱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政未優武尅不剛嬖臣姦隸蠹居某處播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闔機闡雷厲風飛日

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字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功治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逼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逼之至謝附表陳謝以聞

為劉同州謝上表

柳宗元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防禦營田長春宮使某月日到州上訖臣初奉綸言震林無極及臨所部驚懼逾深投軀莫報於乾坤陳力無裨於造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出自諸生不習為吏有恇懦之質無區處之能託迹儒門乏仲弓南面之德委身郎署闕馮唐論將之對常懼叨冒清列蕪穢聖朝豈意天聽忽臨鴻恩荐及八命作牧一麾出守拔自下位寄之雄藩非臣庸瑣所宜膺據况馮翊密迓王都古稱三輔爰自近代命秩逾崇存兵食之虞有宮室之制皆公卿將相出入由之仰徵甲令俯窺圖記踟躕無地以兢以惶恩重命輕不知所効庶當刻精運力夙夜祇勤上奉雍熙旁流愷悌以日係月倘或有成庶幾之心懍懍增惕徒望雲而就日喜近帝

鄉將擊壤以成風共歌堯代天威咫尺敢布冊誠無任悃懇屏營之至

代常永州謝上表

柳宗元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書除臣永州刺史以某日月到州上訖受命若驚臨職弥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無能累更事任神州赤縣實所備嘗過量逾涯實深兢惕不謂聖恩推擇濫駕朱輪綠秩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寧興襦袴之誑况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粵左衽居樵髻之半可墾乃石田之餘曠牧守於再秋彌驕獷俗代征賦於三郡重困疲人分災本出於一時積弊遂餘於十稔撫安未易知法出而姦生子育誠難懼力勞而功寡夙夜憂切不敢違寧庶當宣布天慈奉揚神化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少裨愷悌之風用荅生成之造無任感恩殞越之至

送曹贛州序

洪邁

開封曹侯守贛三年有四月乃得代去去之日代者番陽洪邁出祖于十里津亭上舉酒挹之曰曹大夫仕宦至二千石古称人生五馬貴陛下垂意方內為斯民宅牧地無小官無卑其去其還必賜延英對雖臺寺要職更內外非真守一郡不得入尚書為郎苟以是官至造膝正合上心其聯清鷺華直探物筭中耳然郡國或荒寒不可治積為長吏憂今年天惜雨自湘沔西江放乎彭蠡之濱蓋數百城皆莫得善歲唯贛也獨中熟人人言侯治狀昭卓可称道天用畀之嘉祥章明其功持歸報天子

用以足占侯之策富貴不待證龜蔡也為我竟此爵謝曹大夫
霜風鳴冬萬木僵立黃鶴高遶戛摩青雲鷓鴣啐啄空谷中異
附翼而翔詎可得於是船鼓三通僕夫趣整駕侯去矣乾道七
年十一月十四日序

知泉州謝表

真德秀

蕩節九州觀風何有桐城千里假寵過優俶見吏民敬宣詔旨
臣中謝伏念臣某性資顛拙學術迂踈入侍禁林僅守勿欺之
節出乘使傳曾微可錄之勞每慙虛負於明恩敢謂更叨於劇
寄泉雖閩鎮古號樂郊其柰近歲以來浸非昔日之觀征權太
苛而蠻琛罕至滂傷相繼而農畝寡收宗支之廩培增郡帑之
儲赤立銀溢於山者亡有歲為旁郡而代輸粟生於地者幾何
日伺鄰邦之轉餉罄罄乎鞭朴之苦眈眈焉帆檣之來凡茲數
端尤為深病願雖一旦不可寧居竊自揣於庸虛稟莫知其称
塞茲益伏遇皇帝陛下燭臨萬國噐使百工念臣篤於事親期
欲便甘旨之奉知臣嚴於律已或能銷貪鄙之風進遂職以獎
行錫溫綸而加勉臣敢不欽承異渥誓荅隆知廉平而吏民敬
焉雖莫望漢人之政忠信則蠻貊行矣願恪遵孔聖之言

再知泉州謝表

真德秀

奉祠居里每勸北極之瞻進職守藩復忝南州之寄甫臨舊服
恪布寬條臣某中謝臣聞天道至仁風霆無竟日之怒聖君大
度山林鮮終弃之才韓定國起於徒中柳宗元用於貶所皆為
長吏蓋值明時微臣乏漢唐二子之能陛下守祖宗萬年之法

昨者金華之入侍温然玉色之下詢曷嘗因諫以罪人自愧格
君之無術方抨彈交上獨亮狄山之愚迨濡宥一頒盡洗元成
之玷何嗇於議罰而樂於用恩庸見九重之本心不忍一肯而
弃物既班次對又秩殊庭沒齒飯蔬夫亦奚憾建牙作屏則匪
所期敢圖皂蓋朱轡之革仍涖紫帽清源之境念昔先帝付臣
此州玩愒三年不聞善最侵尋半世復見遺民屬當公私凋弊
之餘不勝上下煎熬之急七邑而二爲煨燼十室而九乏蓋藏
禁旅雲屯軍餉每難於宿飽宗藩日茂俸緡半出於鑿空自省
迂踈若爲經理茲蓋皇帝陛下道心淵靜德性昭融不以諛說
爲愛君故略臣疇昔嬰鱗之譴不以聚歛爲體國故取臣平時
求牧之長畀以舊封責其來效臣昔尤將毋今獨携孥祿弗逮
於養親志雄邁於報上拊摩瘡痍冀邦人生意之復還培溉本
根爲聖朝元氣之一助

知福州謝表

真德秀

公道天開適際攬權之始全閩地重首叨分閩之除顯服龍光
私憂蝨負中謝伏念臣孤忠自信獨立無朋先帝輟諸玉堂
之廬俾司漕計陛下滌其丹書之籍旋付藩條兩朝二紀
之遭逢一節四麾之赫奕重臨郡寄僅閱歲期水蘗自將粗謹
酌泉之誓繭絲是戒少寬竭澤之嗟方生意之浸還眠初心而
尤慊幸值陰霾之披豁恍瞻麗景之昭融獲於茲辰與在親擢
西廂職峻南服任隆侯度未修豈堪伯牧之命里門在望實均
父母之邦當上下泰通之期布朝廷寬大之令慨屬部創夷之

未復考此年倣擾之所由政苟安恬寧有駭輿之馬吏無侵枉
誰為遊釜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尤宿疾甫瘳之後正真元
當養之時躬為列郡之準程大作斯民之堡障迺臣所職祗媿
非材茲益恭遇 皇帝陛下健配乾行明符晉出培千萬年立
國之本一用寬仁掃數十載征利之風大興廉耻臣欽承 詔
旨思體聖情志或得行詎有禁闔淮陽之間職當自效願惟頴
川渤海之師

知常州謝到任表

楊廷秀

承流閩徼初叨江海之麾易地淞西怒昇股肱之郡分顧憂而
益重豈薄陋之克堪 臣中謝 伏念 臣 嗜古成迂信書故退頃從
山水之縣入陪鸞鷲之班心乎愛君而直前慨然遇事而妄發

非聖明之全度則孤拙之疾顛尋將毋以告歸乃拜州而得請
玉色臨遣金聲撫柔憇公幹漳濱之身三年于外昂獨孤常州
之任再命茲恭敢謂載益而望天今復舉頭而見日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纂堯乃武蹈舜斯仁道在太極之先不居其聖明
見萬里之外以臨其民咨諏慈惠之師布宣寬大之詔顧指輔
郡以詭下臣臣敢不既竭駑才底綏秭服惟郡邑先惠養之治
所願盡心使田里無愁恨之聲庶乎報上

知筠州謝表

楊廷秀

需章旬外退以其私便郡疏恩過於自擇地與期而俱近感及
喜以來并不勞載驅已抵所治 臣某中謝 伏念 臣 學問將落行
能無秣岩居川觀施諸時而莫可草耕木茹願其外以奚為際

熙運之明休彙群材而登進再收遠跡誕寘周行念父教之忠
 云既勞而後食然身其餘幾而未老而先衰兒女滿前昏嫁未
 畢方抒情而地踏忽從欲以天矜海上仙山隔蓬萊於弱水江
 西道院製菡萏於劔池仰惟君父之恩何有中外之間茲益伏
 遇 皇帝陛下立心咸五侔得由三疇若予厚下之仁怙冒率
 土日咨汝宅生之吏惠鮮小民無爰珪符下逮檇櫟臣敢不祇
 若德意宏敷詔條令修庭戶之間所先豈弟民和壠畝之上茲
 謂荅揚

知隆興府到任謝表

吳永叔

起廢寓里疏榮价藩臣罪積如丘山聖恩深於雨露恭惟 皇
 帝陛下法度堯禹典則舜文數引公卿欲聞四方有水旱盜賊
 之奏親問守相要使庶民無歎息愁恨之聲豈應一介臣之微
 輒冒二千石之寄伏念臣學迂而癖志廣而踈居官無以瘡人
 任郡率多廢事方建侯寧國既不以治辨名逮再守永嘉尋復
 坐悞弱免雖衆女望娥眉而交嫉寔小人負乘噐以招尤退處
 一丘亦遭三黜特荷 皇帝陛下恢乾坤之量揭日月之明知
 非臣辜復以郡起欲籲天控免而詔旨丁寧勉臣治民欲過闕
 敷陳而省符督迫促臣上道便殿不得入奏側門不及候辭空
 有心馳魏闕之忠莫能面奉玉音之訓式欽乃命爰疾其驅臣
 所領州在大江南界荆楊域向也物華民富今焉地大國貧苗
 催一十五萬碩而所支尚欠一月之糧食管五十七萬錢而所
 收不滿終歲之用重以督府括財之峻加之餉臺追吏之苛網

密而訟益繁弭筆之風未弭民窮而盜滋起弄兵之習猶存矧
 帥權分隸于九江而侯度僅頒於八縣孤壘孑立百為莫聞然
 臣常閱漢輿圖數唐職貢或治南昌賜侯王之印或分西道專
 採訪之權雖曰地雄亦因人重陳仲舉設孺子一榻清譽高於
 岱嵩王弘仲得文正片碑靈光射于牛斗逮于 聖宋懿我
 孝宗升潛藩為統府之華表賜額用紀元之號首振吏治以開
 中興今天子聖明朝廷寬大乃眷玉隆之散吏就交銅虎之左
 符臣已于十二月十八日到府上訖謹宣鴻化式慰黔黎紫馬
 朱衣雖動千里湖山之色玉珂金鑰尚思五更京闕之朝

潭州到任謝表

朱元晦

衰病卧家不堪驅使誤恩分閩重玷選掄雖屢控於懇辭顧曲

勤於褒諭寵榮實異感懼難勝亟扶良以就塗已支持而視事

中謝伏念臣迂踈末學灾患餘生得陪香火之班豈復冠紳之

念海瀕牧養尚愧疆顏嶺表蕃宣幸蒙反汗豈期巨屏存拜明

綸昔獨避禮樂之華今專展詩書之試况學兼嶽麓修明遠自

於前賢而壤帶洞庭鎮拊近煩於元老俾承二任孰稱萬分豈

惟冒辭遠就近之嫌抑恐為知人安民之累雖欲量能而易地

自知無力以回天勉見吏民具宣威德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文明出治仁孝保邦謂臣有討古之勤以臣懷澤物之志假之

師帥之職責以治教之功臣敢不仰佩訓辭俯殫學力雖馳驅

靡及唯知趨事之誠或黽勉不前願遂歸田之請預陳悃悞終

望矜憐

漳州到任謝表

朱元晦

抱病支離莫副光華之遣封章懇切更叨選用之良引避弗回
兢惶失次即強扶於枯朽已親見於耄倪仰戴恩威俯深感懼
中謝伏念臣早由場屋獲廁縉紳惟自信其迂愚故絕希於榮
進中荷壽皇之深眷屢嘗收用而終許退藏晚逢嗣聖之誤知
亦既閔勞而復加任使凡此兩朝之殊遇豈伊一介之能堪矧
漳浦之名邦實甌閩之絕徼青衫奉檄昔嘗粗習其土風白首
分符今庶少安於昨俗靜揣不才之分極知為幸之多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近法舜功遠循堯道九德咸事尚憂片善之或
遺四方無虞尤軫一夫之不獲肆曲收於弃物俾加惠於遠黎
臣敢不深體皇仁廣詢民瘼筋骸可勉豈忘盡瘁之勤疾疢或

加未免告歸之瀆尚繫覆壽卒遂生成

南康軍到任謝表

朱元晦

迂愚無用久陪香火之班臨照不遺驟假兵民之寄懇辭弗獲
宣布云初感極涕零愧深汗浹 中謝伏念臣受材凡近賦性顛
蒙徒能讀古人之書夫豈識當世之務頃蒙登進獲奉清閒繼
遠迹於丘樊遂閱歲華之久顧馳心於魏闕敢忘葵藿之誠中
兩奉於除書亦屢祇於召節銜哀抱病既莫効於驅馳假寵疏
榮反繆膺於眷獎方誓堅於素守庶少荅於殊知豈意因仍復
階任使論資校考既已極於超踰揣分量能懼愈難於称塞矧
自垂於夙志又仰負於前恩雖嘗控瀝而莫回終坐懦庸之無
守遂扶衰朽暫別故山已見吏民具宣德意豈曰昨非而今是

實繇義重而身輕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性得堯仁道高舜哲
念安民之不易故慮尤軫於遠方謂知人為甚難故用或收於
弃物致茲孱瑣亦備使令臣敢不仰奉詔條俯詢民瘼倘粗聞
於疾疢詎辭無字之勞冀少假於旬時卒上退藏之請尚全末
路克對寵光

謝上表

洪邁

禁門直北久違龍尾之趨藩郡落南忽玷虎頭之寄即祗官次
恭布詔條中謝伏念臣獲落而無所容愚憧而不逮事遭逢嘉
會自孤天地之恩留滯窮塗已隔江湖之夢不謂左符之寵猥
勤前席之恩公所領州故為劇鎮地方千里接甌閩百越之區
縣列十介谿谷萬山之阻人虛僑而尚氣俗皆窳以難馴平

時蒙珥筆之聲曩歲蹈弄兵之釁皇風下暢既洗滌於三薰習
氣相挺殆漸摩而一變得居長吏真可備負茲蓋伏遇 皇帝
陛下德如 仁宗武類 藝祖及國家之間暇先務養民知稼
穡之艱難益嚴宅牧過令臣輩亦預遣中重念臣頃侍清光最
紆殊眷雖兩言溢惡欲興投杼之疑而一意在公獨賴垂旒之
監致茲杖拭盡出生成比膺便坐之從容曲軫溫顏而尉藉感
聖度不忘於微賤顧孤蹤寧慮於弃捐臣敢不鞭策疲駑奉行
寬大即墨受封於萬室豈曰能賢會稽上最於三年其惟共理

謝知建寧府表

洪邁

香火奉祠所祈申命絲綸假寵更俾治民戴恩施之非常極靡
捐而莫報中謝伏念臣天資戇拙人品妄庸袖石室之書久慙

清貫汚玉堂之直深負隆知一去京華十周歲紀敢意詔除之
下猶居推擇之中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游意泰和玩心至理
方播笏垂紳之盛豈謂乏才顧遺簪弊履之微亦容待罪致令
冗散獲殿潛藩臣尚尔懷草未遑進謝備漢庭之筆橐敢忘安
世之忠存魏闕於江湖更劇子牟之戀

建寧府謝上表

洪邁

去朝一紀望絕餘榮受郡二年恩容趣上既吉蠲於印組即延
見於吏民恭戴光靈深惟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由凡品誤席隆
知豈有文章輒代言於禁掖初無學術更勸講於華光未殫窺
管之愚已困挈餅之智身居散地命託旻天方祠館之載求乃
郡符之屢付維茲建水實首閩川受五馬之旌旄夙標巨鎮靈

六龍之雨露今號潛藩以若所為不輕而重曾是摧頽之質亦
分牧守之權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仁覆乾坤威加華夏春耕
秋歛灼知王業之艱難夜寐夙興惟欲人情之壽富軫念甘泉
之舊或能惠澤之承不使長閑荐令共理臣敢不仰祗德意力
效庸駑行止非人適有辭於棘訟始終報上敢自詭於瓜時

饒州謝上表

洪邁

禁林挾日未遑坐席之溫鄉郡一麾偶遂分符之便雖始願不
敢及此豈罪人乃能得之爰奉庭闈即趨官守中謝伏念臣生
而性介天與數竒膺真主之誤知建單車而出使茹毛北海已
驚半世之遷除館西河幾絕一生之望敢期天幸獲以身還方
深故土之懷猥辱高門之召果聞取戾旋致疾顛上印綬以歸

田固為輕典佩銀黃而夸里更沐殊恩捧檄入門過家上冢桑梓遂晨昏之養松楸寬憂寐之思行道觀瞻合宗感涕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合德天地玩心神明常思四表之歡不錄萬里之過而臣空行空反曾蔑效於秋毫乍佞乍賢尚叨榮於書繡內而自訟其又奚言敢不上體至仁仰圖共理奉三年之計自惟無補於朝廷推一日之長庶或兼容於獄市

建康謝上表

洪邁

香火奉祠久臥漳濱之病綵綸借寵忽開江表之藩方俯僕以固辭辱丁寧而趣上荷恩滋甚揣分難勝中謝伏念臣孤起諸生親逢上聖頻年近侍空食積懼於人言累月中樞伴食頽安於天職退從散位揚俟嚴誅當王度之有夷列公材於中外臣

之無似上所誤知奉留都完鑰之嚴况顓帥梱受連府節符之寄仍護鄉州三組以夸一朝而獲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如天至健若日大明處法宮之中五帝其名莫及行聖人之政三王之盛易為赫然夬決於小人卓尔晋昭於君子一新美化可謂昌辰豈伊朽頓之餘首玷蕃宣之重臣未知為吏何以治民安田里而無歎愁雖謹思於體國以簿書而報期會諒不免於瘵官唯有愚忠仰酬大造

代陸提舉漳州謝上表

洪邁

乘輶東廣初無華遠之功分屏南州更受牧人之寄即趨官署祇布詔條中謝伏念臣一介微生七閩瑣隸抱關擊柝居自分於塵埃攬轡登車忽濫蒙於推擇偶宦官刑之逮敢期天寵之

加惟是漳江素稱道院聖賢相遇坐收無侮之威草野雖愚亦
識有生之樂名為郡守不異家居輒叨符竹之榮仍託鄉閭之
便曾何僥倖為是遭逢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日月合明乾坤
同量任賢勿貳立太師茲惟三公共已無為履至尊而制六合
迭選循良之吏奉行寬大之書臣顧以衰殘莫勝委付安庶民
而忘歎息勉躬導於明恩敬盛德而賦中和更力哀於善類

代倉部知黃州謝表

呂伯恭

提邊符而乘障愧非禦侮之才佩郡綬以長民莫稱承流之寄
撫躬跼蹐泣事凌兢中謝竊以群萬國之輿圖大一王之統御
地分遠迹之別政有先後之差繫牧守必得夫循良則黔黎庶
底乎康乂睠惟小壘介於長淮雖事簡而俗醇實望輕而責重

登覽故迹多名勝嘯詠之餘參攷前聞亦豪傑馳驅之舊肆求
共理必攄異能如臣者樸拙孤蹤凋殘遺族真心造化已絕意
於紫青屈首簿書第研精於朱墨偶濫塵於論荐遂誤畀於蕃
宣自揣庸虛若為稱塞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錫天勇智受命
溥將日月光華悉在照臨之下乾坤高厚咸歸覆幬之中凡茲
銅虎之盼尤謹玉關之戍曾何踈賤亦預選掄臣敢不宣布詔
條輯寧閭里挈瓶守噐誓力保於封陲毀瓦畫墁敢坐縻於廩
祿

表州到任謝表

劉克莊

遭噴言而去國自屏空山奉明詔以典州且叨善地已臨封域
具布詔條中謝伏念臣某本起鯁生寤為拙宦偶逢摠攬遂忝

旁招猥塵公府之僚嘗奉便朝之對莫施螢燭裨日月之清明
雖批龍麟覺雷霆之開霽惟小臣之孤立恃明主以少安及速
抨彈尚蒙渥貸支離賦粟方此養痾象罔得珠俄而起廢惟表
爲郡舊名安靜之區與盜比鄰今亦孤危之地城空無備兵少
且孱以妄庸繆分千里之憂恐倉卒難待一朝之變而况別慈
顏於膝下魂夢屢驚旅隻影於天涯宦游奚樂徒有君親之一
念若爲忠孝之兩全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奮發王威作新吏
治謂多壘艱難之際務使民安凡錄屏臨遣之人率由聖擇迺
如臣等亦在數中臣敢不厚培本根申畫封守長江之險與我
共願爲強敵之防四境不治如之何此則微臣之罪

古詩

送丁卿李吏部赴召

楊廷秀

吾州史君五十年不曾召節來日邊老去送人作太守不曾送
人上九天玉皇去年選丁寬遣來螺浦蘇我鯨玉皇今年喚渠
還州民遮道不得前文儒佳政萬口傳近世能吏了不閑道渠
豈弟父母然凜然冰霜照人寒道渠明斷神一般秋毫不擾田
里安一州天下孰後先要渠筆橐侍甘泉尚書履聲吏接連更
進一步百尺竿素樞黃閣半武間梅花滿枝雪滿山雪花能舞
梅能言滿餞史君金玉船

送元厚之待制知福州

王介甫

海隅山谷間人物最多處平旦息相吹連城統如霧閩主舊宮
室丹漆美王度今爲大帥府千里來赴愬元侯文章翁更以能

吏著峨峨中天閣鳴玉改新步銜詔出黎嶺方爲遠人慕旌旗
滿流水冠蓋東門駐四座共咨嗟疑侯不當去張仲稱孝友樊
侯正求助名城雖爲樂行矣未宜遽

和吳仲庶出守潭州

王介甫

吳公治河南名出漢庭右高才有公孫相望千載後平明省門
開吏接堂上肘指僞談笑間靜若在林藪連墻畫山水隱几詩
千首浩然江湖思果得東南守傳鼓上清湘旌旗蔽牛斗方今
河南治復在荆人口自古楚有材鄴祿多美酒不知尊前客更
得賈生否

送兵部張尚書知建寧

焚罷南坡藁日星華接履聲艱時曾倚重鈞黨賴持平仲甫思全
衮元崇正本兵丰儀麟閣貴威重大戎驚聖主憂遐遠朝端擇
老成邇臣宣惠化七嶺動懽情風俗移劔田閭遂鑿耕試茶龍
井碧開硯鳳潭清秋日江沙渺晴天鼓角鳴稻香隨使驛桂影
伴仙程美玉并藏韞黃金笑滿羸寬和無白髮卑遜有之名登
用唐三世樞机漢九卿司虛正席丹宸待忠誠

寄江西裴中丞

劉禹錫

前年初闕守慎簡由袞宸臨軒弄郡章得人方付此是時左馮
翊天下第一理貴臣持牙璋優詔發青紙迴風奸吏免先令疲
人喜何武劾腐儒陳蕃禮高士

送趙承之守南陽

南陽太守朱兩轡朝辭蓬萊暮南轅古來南陽有賢守前稱邵

父與杜母自從萊公計鎮餘二子不復傳人口請公作詩歌菽
芾使民歌之偕祀宇年年行樂公不違太守未醉遊人醉

送呂希道知和州

君家連翩三將相富貴未已今方將鳳雛驥子生有種毛骨往
往傳諸郎觀君嚙齧負奇相便合劍佩趨明光胡爲小郡屢奔
走征馬未解風帆張

送王介甫知毗陵

今君請郡去頗喜民將蘇每觀二千石結束辭園都綵轡加錦
緣銀勒以金塗兵吏擁後隊劍撾盛前驅君又不如如此革轡障
泥烏徐行問風俗低意騎瘦駑下情靡不達略細舉其私
律詩

贈李勉

杜甫

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締絃昔在堯四岳今之黃穎川

贈昇守

李白

六代帝王國三吳佳麗城賢人當重寄天子惜高名

送李廣州

杜甫

斧鉞下青真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

贈台守

李白

我家小阮賢剖竹赤城邊詩人多見重官燭未曾然

江陵送馬大卿赴闕

杜甫

卿月升金掌陽春度玉墀薰風行應律湛露卽歌詩

送韋韶州

杜甫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新令聞同舍有輝光

成都詩

杜甫

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

送牛僧儒鎮揚州

白居易

坐移丞相閣春入廣陵城紅旆擁雙節白鬚無一莖

餞漳守高使君赴任

盧藏用

郡築方山鎮安仁外氏鄉從來二千石天子命惟良

送令狐相公守南梁

劉禹錫

久鎮鵷行重無嫌虎節輕終當持一筆再入福蒼生

又

簡命須臾出皇華次第行功成全衮後麟閣著高名

賀弘農公

柳子厚

峻節臨行囑和風滿豫章人歸父母育郡得股肱良

送洛州詩

蘇子瞻

還將刺史節却馮朱輪軒黃髮方用事白鬚且少存

贈德安守

范能

安陸號方鎮江邊無事州民淳詞訟少務簡官政優

泉州詩

謝稔

閩嶺天南表清源第一州朝廷推重鎮師帥得賢侯

送陳桐知陝州

蘇子瞻

天驥皆渴雲長鳴飽芻禾君獨一麾去後塵五袴歌

送靈師

韓愈

事類彙編卷之十一 五十四 律言堂
韶陽李太守高步凌雲烟得客輒忘食開囊乞贈錢手持南曹
叙文重青瑤編古氣參彖係高標揖太玄

寄楊桂州

杜牧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對此須相
憶爲邦復好音江邊送孫楚遠寄白頭吟

寄裴施州

韓愈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宮殿春門
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遣髮毛侵

送嚴大夫赴桂州

地壓坤方重官兼憲府雄桂林無障氣栢署有清風山水衙門
外旌旗艘艘中大夫應絕席詩酒與誰同

送王十朋知湖州

司馬君實

江外饒佳郡吳興天下希萼莢紫絲滑鱸膾雪花飛星斗寒相
照烟波碧四圍柳侯來治牧草樹轉清輝

謝子瞻內翰浙西開府

錢祈父

雋庭鴛鴦集珍群病翮摧頽下九門罪戾我慚非畫錦回翔公
亦暫朱輪龔黃改化知應爾夔契謀謨想自存

送錢守婺州

蘇子瞻

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聊紆東陽綬來濯滄浪纓東陽佳山
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壺漿迎

送張嘉州

蘇子瞻

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荆州但願身爲嘉太守載酒時

作凌雲遊

送吳中復鎮長沙

郭獬

初登西漢文章府便領吳王第一州
遶廊白雲衡嶽近蒲帆明月洞庭秋

寄劉秀州

楊億

騎置迢迢阻玉音左魚江海遂初心
郡樓晴日東西望幾處棠陰接翠陰

送吉州江公著

蘇子瞻

奉親官舍當有擇得郡江南差可喜
白燦連檣一萬艘紅粧執樂三千指
簿書期會得餘閑亦念人生行樂爾

寄裴施州

韓愈

廟廊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
金鐘大鏞在東序永壺玉衡懸清流
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真分憂

寄虞卿知常州

韓愈

曾主虞書卿刺史今朝自請左符來
青雲直上無多露却要斜飛取勢回

送李楚州

劉禹錫

緹騎朱旗入楚城士林皆賀振家聲
兒童但喜迎新守故吏尤應記小名

送楊壽州

劉禹錫

風獵紅旗入壽春滿城歌舞向朱輪
八公山下清淮水千騎塵中白面人

送程六表弟

蘇子瞻

竹使尤持刺史節尚方行賜尚書舄前年持節發倉廩到處賣
刀收爾粟

送袁守

曾南豐

名郎元是足風流得郡東南地更幽翠漠管絃三市晚畫堂烟
滿五峰秋

贈東坡守杭

秦觀

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
閑事亦無

凝香齋詩

每覺西齋景最幽不知官是古諸侯一尊風月身無事千里耕
桑歲有秋雲水醒心鳴好鳥玉砂清耳漱寒流沉烟細細納黃
卷疑在香爐最上頭

送王吉州宜子舍人知明州

二首

楊廷秀

滿聽除書好明州勝吉州又為邦伯去政坐治聲優過闕端能
遇居中定作留新民莫謾喜竹馬不須休

又

碧海翻詞筆清霜逼誼風不應盛名下未着玉堂中剩欲公留
此其知帝望公從今摩病眼看到火城紅

送陳行之寺丞出守南劍

二首

楊廷秀

甫尔丞農扈翩然牧劔津諸公誰不相有子幾何人氣節霜餘
凜辭章玉樣新飛騰可輕料渠亦正青春

我召公先到公歸我亦行三年如夢尔一笑可怜生野店綠山
去春風金轡輕先愁饒水上話別若爲情

送吉州大守朱子淵造朝

二首

楊廷秀

廬陵雖做定何如請看黟川朱大夫秋月滿懷春滿面視民如
子吏如奴萬艘白粲何曾見百雉金城舊更無歸侍玉皇香案
了甘棠便是瑞蓮圖

爲圖

郡中三瑞堂前生數枝双頭蓮子淵畫以

又

公在鄉邦我在京百書終不慰生平西歸一見還傾蓋夜坐相
看話短檠老去可堪頻送客古來作惡是離情雲泥斷隔從今始

肯倩征鴻訪死生

送顏幾聖龍學尚書出守泉州

楊廷秀

聽履星辰北斗寒三能只隔寸雲間周家冢宰均四海漢制尚
書本百官鷓鴣班齊瞻進步鳳凰池近却飛還河圖冠出西江
上莫作尋常五馬看

送葉知郡

劉克莊

家在春風住二年借侯無路意悽然到來不飲官中水歸去難
謀郭外田燈遠村民多點塔擔輕津吏易排船壺公亦似追程
送青過囊山古寺前

送陳寺丞守延平

劉克莊

詔免延英對輕裝見吏民極知忙抹旱豈是急須春色爲搜空

壞州因獻羨貧此行休戚繫未敢賀朱輪

卷之五

